

第二十一屆臺大文學獎 決選評審會議紀錄

【☆新詩組】

時間：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週二）10:00-11:30

地點：中文系紀念室

主席：劉正忠（唐捐）

評審：零雨、李癸雲、楊佳嫻

記錄：周凱薪

整理校對：許佩君

【決選作品】

編號	作品名稱
2	艋舺回聲（如敘事曲的、彈性速度的樂章）
3	我猜我在誤讀李商隱
7	對年
9	白上之白
17	夜航船
20	純潔青年的黎明
24	客滯
25	老鼠
30	你忘了來參加我的葬禮因此我記下來告訴你
31	三態
32	家居的提醒
34	未曾犯罪的戀童癖者自白
46	玉蘭花——給朋友 S
49	六封信

53	生活送葬曲
63	大水
65	雨季
84	雨水就要掉下來了
85	核電廠經營雜記
87	如果你沒收到我的消息

【整體評價】

劉正忠：本屆散文組來稿九十四篇，入圍二十件，會議中將選出前三名以及佳作三名，總共六篇得獎作品。首先，請決審委員作第一輪投票，各選出六篇，一邊統計票數的過程中，再請決審委員發表整體閱讀意見。請三位評審老師概述一下整體觀感。

零 雨：文學獎是不自由的，它具有某種示範表演的作用，必須在有限的詩中展示你最大的才能，因此它有一種炫技的本質，比較平淡、天真、素樸的作品，在文學獎中就被忽略。它是很殘酷地被拿來論斤論兩、衡量比例、符合做人做事的箴言，比如說，文要對題、起承轉合等等。所以天才往往是不適合文學獎的。文學獎提供一種合乎標準的詩，這是寫詩的人必須先有的認識。因此我不鼓勵寫作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參加文學獎，它的束縛是很大的，也會限制你對詩的思考和發展。我覺得你得了一次兩次獎，你應該就好好寫你自己的作品了，不要以文學獎作為你的目標。很顯然，文學獎中很難看到天才的作品，你看到的是比較好或比較不好的作品，或比較沒有大瑕疵或比較有大瑕疵的作品。這一次也不例外。如果天才是一種例外的狀態，那麼文學獎的作品就是比較沒有例外狀態的標準品。在這種情況之下，我要說這次的作品相當齊整，水準很齊，也可以說是相當好。我常常在想，如果我回到讀大學的時候，我絕對沒有辦法寫出這樣的詩。所以我其實滿佩服這些參加的作品，我寫作的準備期是很長的，而同學們這麼年輕就寫出這麼好的作品。同時我也很難排出名次，真正分出高下，到最後只好用最俗氣的方式，也就是我所認為的一般評斷的方式，來作出評斷排出名次。這在我來說是相當困擾的，也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尤其是前幾名的那幾篇。我看了很久，到了昨天晚上還在作最後的排序，對我來說真的很痛苦。

李癸雲：零雨老師剛剛就文學獎的本質作了很精闢的討論。我比較偷懶，沒有再作宏觀的視野，就針對這次入圍作品有幾點看法。跟零雨老師很像，我覺得這次水準滿高，書寫面向非常多元，在一般校園文學獎中可以看到

這麼多豐富的題材，讓人印象滿深。在入選的二十篇中，我覺得滿多是要去探討什麼是生活的本質，還有他們存在的樣貌，對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展開一些對話和思辨。可是對話跟思辨的結果通常是導向悲觀跟暗沉的，但我覺得這樣的一種深挖、書寫倒是還滿有意義的。另外還有一類書寫面向也讓我印象深刻，他們會有一個特定的敘述框架，或一個典故切入，比方說談呂赫若、李商隱、尤里西斯、四六事件等等，反而一般在文學獎看到最多的「愛情」這個題材，在這邊相對比較少。可是這二十篇有處理到這部分的，倒是處理得非常好，是我這次有挑出來的部分。在表現的手法上面，這二十篇裡面比較極端一點，有的寫得很用力，看得出來刻意要去經營一個「詩」的語言。有些是比較故作輕盈的，就是看起來很白話，看不出來是一個詩的語言，藉由這些白描的書寫，可能只是為了烘托意境。那處於中間值，也就是在語言上面朝向比較老練或者成熟的，反而少一點。在文學獎裡有些會讓評審，就是像我這樣的評審感到困擾的，就是我不知道你要表達什麼，這一類還是有，我其實有幾篇要不斷地去反覆看，究竟這聚焦在什麼問題，我應該可以看到什麼層次的含義。所以，某些詩作意象的表達還是相對雜亂，如果再經過多次的修砌，深度和語言會達到比較平衡。這是這次我的幾點觀察。

楊佳嫻：我聽了零雨老師開頭講的話，我內心非常欣慰，因為我是不太會得獎的那種寫作者，聽到很開心，因為我可能是例外的那種。（笑）我讀這次文學獎，這很明顯是已經篩選過一輪的作品，並沒有看到原來九十幾首的原貌，可能有若干我原本預期會看到的東西被篩選掉了，因為在這次二十首當中，我們並沒有看到當下流行的詩風，這其實是很意外。因為最近兩個月是校園文學獎的旺季，其當下流行的，譬如說用一兩個意象就作整首詩，然後句子比較短、比較淺白、比較輕盈的那種類型，可能在別的學校的文學獎是很常見的，但是這次在這二十首當中竟然沒有任何一首是屬於這種。這之中是有輕盈的作品，可是這種輕盈的作品並不是跟時下流行的輕盈一樣。在這次的參賽作品裡面有我喜歡的那種輕盈的作品，我覺得它是能夠把深情藏在看似非常普通的、淡然的敘述當中，其實我不太確定是不是因為是臺大同學的關係，在這種典故的使用，還有技巧的展示方面，我覺得做得似乎會比其他學校的同學還要多很多，那個分量比其他學校多非常多，很可能可以發展成特殊的屬於臺大校園的文學獎特色也說不定。其中我看到好幾位參賽者對校園文史的關注，我覺得這是很開心的一件事。他用中國古典的東西當題材，可能希望可以做成一個解構式的「再創作」。我覺得這些都不是很單純把自己作為一種經典的接受者，而是希望能夠寫出一點別的東西，以自己作為一個當代的閱讀者的角度。我覺得這種自覺也非常值得嘉許。在這次作品中，

我其實有一兩首讀了非常多次卻看不懂，而且不知道他想要寫什麼。會感到困惑，也許是他講的某些東西超出我的視野和我的理解，也許是他的表現方式和我之間沒有找到對的頻率，我一直接不到，所以這種困惑的作品我會先擱置，等一下看看有沒有其他評審選。因為我覺得有一些作品我自己讀可能是一種感受跟詮釋，可是如果有好幾個人一起討論激盪後，可能會展開其他的認識，而有不同的評價也說不定。

李癸雲：我的想法跟你一樣，其實如果我完全讀不懂，就會先擱著，到最後如果有人說服我，可以讀通，我就欣賞它。

劉正忠：可能是他的語言還可以，不然大家就直接把它丟了。

李癸雲：對，感覺他好像有什麼東西要表達，好像只是跟我們隔一層膜，我現在渴望有人揭開那層膜。

劉正忠：好，那我們第一輪的投票結果已經出來了，先看一下現在的情況。

（第一輪投票結果：〈我猜我在誤讀李商隱〉2票，〈對年〉1票，〈白上之白〉1票，〈客滯〉2票，〈你忘了來參加我的喪禮因此我記下來告訴你〉2票，〈家居的提醒〉1票，〈玉蘭花——給朋友S〉2票，〈雨季〉1票，〈雨水就要掉下來了〉1票，〈核電廠經營雜記〉3票，〈如果你沒收到我的消息〉2票）

劉正忠：總共有十一篇得到票數，最後是需要六篇得獎作品。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到討論，討論完之後再進入到第二次投票以決定前三名。從一票的開始逐篇討論起，首先就是7號，是零雨老師投的，然後等一下的9號也是零雨老師投的。

【一票作品討論】

〈對年〉

零雨：〈對年〉這篇我是放在進入佳作的第六或第七。我為什麼會選它呢？我看了好幾次，的確它比較難進入，所以我一開始的直覺就是，這篇到底要寫什麼？但是我沒有放棄它。首先一個學生能夠思考那麼多，那的確是可以鼓勵的。我這邊的評語是這樣的：「這個作者到底要寫什麼？是情愫？還是自我？還是宇宙的情懷？這三者的連結極為龐大，很難掌握。」我覺得他是想要表現這個，作者跨出了努力的一步，企圖用詩描繪出一個壯麗的時空，這個是很不簡單也很不容易的挑戰。但是，這個〈對年〉到底要寫什麼呢？我剛好在考我們學校的期中考時，有一個馬來西亞的僑生，他竟然用物理的薛丁格的貓，來帶入他的申論題。我發現到他這篇就是在寫薛丁格的貓，也就是關於人生、悖論。一開始就寫到「我日日研究時間悖論」所以我突然抓到了原來他是要描寫這個，第四段的第

三行「質疑盒裡既生且死的貓」其實這就是講薛丁格的貓。如果是平時的話，我根本也不曉得，就是那麼湊巧，因為這個期中考，我上網去查了個究竟。原來薛丁格的貓它是一個悖論，就是一個物理的實驗。所以這個變成他的關鍵，我看了以後突然可以解出他到底要寫什麼，這是一個比較好學深思的學生。我覺得這是滿可貴的一件事。他到底是要研究什麼呢？他說的是時間悖論、蟲洞這些，首先他想要研究宇宙世界，然後第三段，他又帶了一種愛戀的情愫，所以到最後你會發現，從第三段開始，一直到第四段、第五段，他一直在描述這個情愫，不過他是用比較物理的方式帶入，所以一般念文學的人大概就比較難進入。但是第四段他說，「我轉而去理解天體的運行，基本粒子的存在」，這個學生可能是物理系的吧？「設想自從第一次四目交接，每個機率事件所分裂出的無數平行世界」他這個可能就是某種情愫，一直到第五段是這樣。然後到第六段「然而我知道，我孤獨而清醒地知道」他又好像是在描寫自我，到了最後一段結尾他就把他想描寫的宇宙、自我、情愫等，作了一個總結。「直到星象又復歸同樣的蒼涼，我終將放手／小栗啊，我終將放手。」小栗可能是他愛戀的人的名字。「可我仍會在往後，歲歲年年／耐心等待我的終年／再與你重聚」這邊又好像是描寫自我。所以我覺得他整體的結構滿好的。我看了兩三遍以後，發現這篇有值得深思的地方，而且他文字很好，如果破解了物理的意義，就覺得好像很好懂，他講自我的悖論、還有情愫的悖論、宇宙情懷的悖論，就這樣，他是用物理帶入寫了這首詩。我想鼓勵他，所以我就把它放進前六篇裡面。

李癸雲：一開始看到〈對年〉這個題目，我就把它理解成悼亡詩。我想他裡面可能也是對一個可能已經死掉的朋友或戀人的追悼，雖然他用了剛才零兩老師提的大框架，就是時間悖論、蟲洞等物理學上的。我覺得這個框架不是不能理解，我本身也很喜歡《星際效應》，我也去買了三本霍金的書回來研究。這篇我可以支持，它是我的第七名，其實我也是斟酌很久，雖然最後沒有選進來。我質疑它而沒有把它放進前六名的原因是，我覺得它太長，部分句子長到沒有節奏感，就覺得他鋪敘了很多意義在裡面，可是他卻用了詩的形式，雖然長句有時候有其必要性，但像第四段的最後一句，長到我覺得念起來就會讓我感到冗長雜亂，只有意義而沒有語言的美感。所以那時候沒有把它選進來，但是我還是願意支持它。

楊佳嫻：兩位剛剛講的優點我其實可以同意，這一首我那時候沒有選的原因是因為技術問題，我覺得科學怎麼樣用詩展現出來，過去我們在林冷的第二本詩集裡面，看到她非常完美地展示出來。林冷的詩裡也有非常多物理和化學的典故在裡面，但是她的句子就非常乾淨，非常凝縮。但我覺得這篇似乎在語言處理的層面上還比較生澀，又或許他要闡述的東西是一

個比較宏觀比較大一點的框架，那個辯證也比較複雜。所以怎麼樣用比較少的語言傳達這個事情，也許對作者來說是比較困難的事情，因為他還是想把事情好好地鋪敘出來，所以我對於他那些過長的句子，總是覺得還有什麼更好的處理方式。這首詩雖然使用了科學上的典故，不過我覺得他確實是一首追憶和悼亡的作品。其實我在讀這首詩時，反而有點跳 tone 地想到史蒂芬·金的小說裡，那些兒童或少年失去最心愛的東西後會渴望它復活。通過一種，當然他寫的是一種魔術、幻術又或者是一個靈異的東西，但不管那小說寫得多恐怖，他最後其實是那個少年，渴望他心愛的東西能夠突破時空的界線，再回到他的身邊的渴望。我覺得在這首詩也一樣，可以讀到這種渴望。但如果在技術的層面可以更好，我可能會把它排到前面一點。

〈白上之白〉

零 雨：〈白上之白〉我把他放在第一名或第二名，我把它放得很前面，可能我就喜歡這樣的詩。它符合了現代的節奏。我在念的時候，發現他一直重複寫白，一直寫白，但我看了有一種愉悅的感覺。可能跟很多人看到這種文字就覺得很痛苦不一樣。為什麼？我這裡的評語是這樣：「用重複的句子卻不覺得重複，反而有懸疑的意趣。」它裡面有一個關鍵的句子「白色的手機上也曾顯示過相同的白色文字」他幾乎在每一段描述的中間，就會鑲嵌上這樣的一句詩。譬如說，第一段的第四行、第四段的第三行、第五段的最後一行，這就是他的關鍵句子。最後結尾他卻用否定來作終結，倒數第二段的最後一行，「卻再也沒有那些白色的手機上曾經顯示過的白色文字」使得懸疑有了著落，這也是我認為這首詩最奇特的地方。他其實要講的是，人生啊，否定和肯定其實是一樣的，人生就是一連串的白色的意象，只有生命終止，這白色意象才會終止。我滿喜歡這樣的一首詩。

李癸雲：應該說這首詩遇到了伯樂，就是零雨老師。我是無緣的人，其實我一開始也希望不要被他堆砌的白給阻擋在外，試著要多讀幾遍。可是多讀幾遍我還是看得有點煩躁，也許他也是要營造這種煩躁感吧，可是就覺得，重複的東西太多了，重複的東西多到我已經看煩了，後來我就把它理解成，那就是一個白色的哲學論述，然後再以白為主軸，來探討生老病死、生活科技，現代生活的所思所感。可是即使這樣子理解它，我又覺得，他只是用白去扣合他所眼見、所思的那些事物而已，究竟那個突破性和創新的必要性在哪裡？因為用白來形容一切存在的人事物也不是首見了。所以他自己想要找到什麼突破點？那個創新點在哪裡呢？還是導向虛無嗎？或是蒼白？後來覺得我沒辦法找到太多說服我的東西，就把它

捨棄了。

楊佳嫻：這首詩對我來說有想到郭松棻的〈雪盲〉的感覺，我讀這首詩到後來就不太追尋意義了，覺得它對我來說就像當代藝術作品，就好像有人用了一種白色的橡膠的東西，然後重現一個人的一生，把它用這樣的特殊材質凝固起來，希望能夠引發讀者的進一步想像或某一種解讀。所以我後來是把它藝術化地看待，但藝術化地看待它，其實對我來說是暫時擱置的作品，我沒有很確切地決定它的意義。它可能是非常有意義的作品，也可能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作品。

零 雨：你們剛剛說會擱置的作品，我就猜到是這首。

楊佳嫻：因為這首詩我感到非常困惑，但它能帶給我一種〈雪盲〉感，對於這一點我其實是會著迷的，但是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讀者，甚至是一個老師，想要解讀一切的衝動干擾著我。但是它如果帶來一種想像跟畫面，似乎也並無不可。我想要再猶豫一下，但是這首跟〈對年〉比起來，這首詩對我的吸引力比較大。

零 雨：這首對我來說很有吸引力。

〈家居的提醒〉

楊佳嫻：這首詩不是在我很前面的地方，它有一些句子我覺得可以重寫，雖然字數已經很少，但還可以更濃縮，然後多一點跳躍感，我覺得會比較好。其實這首詩會去思考，人類需要家居到底是為什麼？以前段義孚寫過一本書叫《逃避主義》，為什麼原始人類發明出房子，是因為他們要逃避野獸的追殺，還有天災對他們的侵害。所以他們就要逃避到一個把他們包住的東西裡面，人類想要避免自己的肌膚接受太直接的天候傷害，就做出衣服來，事實上它的本質是一種逃避。所以我覺得這個解釋很有趣，因此我在讀〈家居的提醒〉的時候，就會不斷地想到段義孚的《逃避主義》。所以在這裡面，就說房子的開頭其實是原始時代的穴居，那有衣櫥或有書櫃，不見得是為了保護，而是為了上鎖或什麼，就是希望能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想像這個事情。現在它說窗戶是一種藉口，是為了隱藏而敞開，我覺得這個都寫得滿簡要的，然後這個想法我覺得還滿不錯，其實我就是喜歡這個想法，當然我覺得在語言表達上面，還有可以琢磨的空間，但這個想法對我來說是有趣的。

零 雨：這首詩是被我打入「絕不會選」的，我這邊的評語是，「它似乎是在作造詞造句的練習，作為一個初習者的素描寫生是可以的」，然後我就沒說別的話。因為譬如說第二段「地毯因地而坦／掛燈為掛而登」我覺得現在文學獎，好像很喜歡選這種，製造諧音的效果，我覺得它有受到影響。還有它整體的表現太平凡，對我來說沒有吸引力，幾乎就是一直在作一

種解釋。窗戶是什麼，然後書櫃是什麼，衣櫥是什麼，我覺得這是一個初習者的練習，比較沒有複雜的想表現的東西，我就沒有考慮它。

李癸雲：我剛好介於這兩者之間，我一開始看到這首詩就滿有驚豔感的，它想要重新詮釋這些家居物品，或者擺設時，其實是想要重新詮釋人生。其實一開始滿精彩的，就像剛剛佳嫻念的「所謂窗戶的那些破洞／其實是牆壁的藉口」，我覺得對它很有期待，可是看到第二段以後「地毯因地而坦／掛燈為掛而登」，我就覺得刻意到已經有零雨老師說的，這是造句練習，因意而刻意要造詞。然後再往下就覺得不太好，邏輯性也不是很強，後面就變得很生硬，就變成完全是零雨老師講的那個情況。因為不能只有第一段精彩，所以這確實也被我打入冷宮。

〈雨季〉

李癸雲：其實我擱置的是這首，後來我發現雖然我擱置它，但也有某種被它吸引，所以又列入前六首。其實現在我也還沒抓到什麼東西打動我，如果要讀懂它的話，這首詩我還沒讀懂。我感覺它只是在講雨季而已，只是透過詩作為一種思考的方式，有點隨興，有點悲傷，彷彿又在講季節，談得有點淡，語言也不太精彩，東拉西扯，感覺是散亂的篇章。所以從這個角度我是覺得，沒有選進來的必要。但是剛剛所說的那層膜，它好像想要透過雨季來傳達一種憂鬱跟悲傷。當雨季來，就是悲傷降臨了。所以在談雨季、談雨、談濕度的時候，其實是在談如何面對憂傷的情緒，在季節裡面如何跟悲傷相處，所以最後它說，意識到每天都下雨的時候就不會有雨季了，我覺得它似乎是體認到存在的本質就是有某種憂鬱，所以你也不用刻意去抵抗憂鬱或是排除它，雖然說是導向一個比較悲觀面向，但我覺得這個也還滿真切，就是當悲傷攫住你的存在，你其實驅趕不了它，它只是以雨季來作一種隱喻。當我試著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時，我又覺得這樣子滿吸引我，有抓到我的某個共鳴點，所以它後來進入我的前六首。

楊佳嫻：所以我覺得，有些時候我們喜歡一首詩其實是，看我自己怎麼解讀它。因為〈雨季〉這首詩我在讀它的時候，我覺得它很像是在講某種重度憂鬱症的狀態，憂鬱症確實跟外在的某種環境會有某種連結和共鳴，每個人的情況不太一樣，但有一些會這樣。因此它在講一種內在的某一個東西，也許跟雨一起來，總之它占據在你心裡面，然後就慢慢擴大了。一開始你其實是可以跟這個東西共處了，譬如說像沒有濕的地毯，但是盆栽可以得到滋潤，這對你來說其實還是正面，可是逐漸得寸進尺，最後它像流沙一樣全面覆蓋了，而裡面的這個人似乎就沉落在其中。但它用薛西弗斯這個典故其實沒有那麼地順暢，最後似乎是不斷地在重複一個

情況。所以我覺得他在寫病的陷落，寫得不錯，但當然最後到結尾的時候，似乎還是陷落了。

李癸雲：陷落沒有優劣之分。

楊佳嫻：當然我們不能期待說你一定要很向上還是什麼，所以我覺得他在寫病的陷落這件事情，有吸引到我，雖然最後我沒有選它。

零 雨：所有的詩我都先看第一遍，再回想一下能夠想到哪首詩，能夠進入我印象中的，就表示它的細節描寫比較好，有些詩在我的腦海裡面是模糊的，我就不會選它。我再看第二遍的時候，可能就會有些細節被我發現。若還是模糊一片，那我不會選它。可能它的文字很好，可是它的細節，就是沒有烙印在我的腦海，我覺得這樣的詩往往就不是那麼深刻，或者是在細節的鋪陳沒有那麼地完整。這首詩我覺得就有這個問題，前面鋪陳得還不錯，我很期待能夠再寫什麼，可是最後兩段就突然結束了，好像只是釋放一點他的情緒。我覺得前面可以，但後面太弱，所以我就沒有考慮這篇。

〈雨水就要掉下來了〉

楊佳嫻：這首詩是有點奇怪的詩。我受到這首詩吸引的點其實有點奇怪，就是喜歡它說那個積雨雲不是很大的一塊，飄在山上，飄出來很像小小的、甜甜的綁著降落傘的麵包。我就是喜歡這個東西這樣。可能在讀詩的時候正在吃早餐還是什麼，我覺得就是很具象，非常可愛。這首詩我覺得可能可以做很多方向的解釋，可能在講一種希望的虛妄。魯迅說「希望和絕望都是虛妄」這件事情。當然它很可能是在指涉某種實際存在的事件也說不定，但是因為它沒有給非常多的線索，這也不一定要直接對應到某一個事件，因此我傾向把它解釋成，它可能可以對應到那些，本來我們做某件事情，而事件似乎會有某種變化。似乎要成形了，但是最後我們依然沒有得到那個真正的改變。這首詩在第三段的最後兩行，我覺得這樣的句子是有點問題的，譬如「暴戾叨嚙」這個都是很造作的句子，那用一個右邊齊行，我不太知道是要造成一個怎樣的效果，所以讀這首詩的時候，就要看一下說，「是這樣嗎？」譬如陳黎寫詩，會製造一個高高低低的特殊效果，但是這首詩，我不太確定是否有要排成這樣不可的理由。但是看到最後，我會覺得它可能不是要寫一個確定的東西，最後還是有一點模糊。但它寫雨水，凝聚，似乎是將對世界產生某種改變，我覺得它是有一個過程的，一個光跟影的變化，所以後來就選了這首詩。但裡面有一些我覺得不解的東西，譬如說那原本是馱山，現在是曠矮的原野，這個原因是什麼？又譬如在第一段寫這個，我們會覺得第二段可能是想暗示這件事情，可是我覺得它暗示並沒有非常地多，或沒有非常

地足夠。

李癸雲：這首詩我也是會在這邊徘徊很久，不知道它究竟要寫什麼，但是又覺得有點被吸引，不知道到底要不要選入的那種。我其實跟佳嫻一樣，覺得這個形式排列成這樣，應該是有排列成這樣的必要性，我看了很多遍，實在不知道為什麼它一定要這樣排。它的意象其實有一些是吸引我的，就像最後一句「秋是怎麼慢慢芸黃」雖然不是很好，我就想，「咦！我從來沒有想過用『芸黃』來想過秋！」有些它想要有創新的新意，但有些又來得很簡單，「蛾化灰，因為火光」這些又變得很對立極端，就像生跟死，黑跟白。然後最後，實在是不明所以然。徘徊很久，實在不確定哪邊可以成為亮點，所以我就把它擺在旁邊了。

零 雨：我覺得作者似乎從現在詩壇中一般評審，或者他所看的詩中，找到詩意，他覺得這就是詩意，很多寫詩的人常常會被這樣的文字之詩意給吸引，但這對我來說好像無效。因為我個人喜歡很簡單的句子，我覺得詩其實是一個邏輯思考的過程，它不完全是情感的。但是我們過度強調文字的、情感的氾濫，以為那樣就是詩意，會用這樣來要求他，所以一看就覺得，「哇！！這第一句很不錯！『雨水就要掉下來了』。」他的每個句子都承載了很多他認為的詩意，前面第一段、第二段，我覺得這也 OK，但如何把那麽細節的詩意能夠再推展？我看到第三、四、五段就沒有了，我這邊的評語是說：「用說明來鋪陳一首詩，必須用說明來說服讀者，這就是細節的重要。」他前面其實寫得很細，但是頭重腳輕，前三段細節鋪陳不錯，但是後兩段突然戛然而止。所以我沒有選它。其實詩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那種情感衝動，它有邏輯思考的過程，我覺得它的邏輯思考的過程有點混亂。

【兩票作品討論】

〈我猜我在誤讀李商隱〉

零 雨：這首是我的第一名或第二名，跟〈白上之白〉兩個在努力地拚名次。這首比較難得的是，我大概看第二遍就喜歡上它了。第一遍我就覺得這小女生好裝模作樣，矯揉造作，然而我再看第二遍我就發現，「咦！它就是要寫一個少女的矯揉造作啊！」所以它的口氣還滿符合的。我就再看第三遍、第四遍，原來它在寫一個學生學習了古典詩，然後把古典詩放入她的生活，把它作為一個互相對照或是襯托的媒介。我越看越覺得，這整個不管是邏輯、情感、鋪陳都相當不錯，我這裡給它的評語是：「此詩用映襯法，寫出少女心，語氣、擬態都能襯托出少女的矯揉造作，而李商隱的古典情詩則能夠映襯出現代的愛戀情愫。」這首詩寫得稍微複雜一點，可是掌握不錯，看到後來滿喜歡這首詩的，所以就把它排名愈排

愈前面。

李癸雲：我也是一開始覺得，哇，好亂喔！而且我其實不喜歡用典的，或者是說有人加進來，因為有人加進來一定要有理由，有時候只是單向地在抒發。第一次讀的時候不太喜歡，第二次讀的時候我覺得有點趣味了，因為還滿有創意的，還滿逗趣的，因為它在詮釋李商隱的詩，其實有針對幾首，我還去找了李商隱的詩一一對照，這裡面應該有三首在跟它進行對話。然後讀詩本身就是一種對話，然後誤讀又是一種起初的對話，然後又把李商隱的詩本身又化回他自己詩行中，我覺得有層次感，現在就看層次感表現得好不好，它裡面好像層次感指向，比方說鄉愁，李商隱講的那個有的其實也沒有什麼鄉愁，不過他後來有帶到自己的鄉愁；有講感情的，基本上也還滿貼切，讀到後來，他好像在刻意誤讀李商隱，這裡又表達一些反叛跟核心的精神，最後又說，「好吧，我猜我不只是在誤讀你」，那不是誤讀是怎麼樣？不是誤讀是重新再創造嗎？所以就覺得滿有創意的。它並不是我排很前面的原因是因為稍微還是雜亂一點，像第一首出現的，「紅樓隔雨相望冷」，這個我覺得似應出現在第四段的「遠路應悲路彎彎」，這裡面有什麼呼應，前面兩段又引用不一樣的，講不一樣的情境，我覺得這種結構如果它有什麼，應該會更緊密，但看起來好像又沒什麼，只是隨意。

零 雨：我覺得它沒有隨意。「遠路應悲路彎彎」已經回到了他的故鄉，邀李商隱來府城，它已經換了一個場景。

李癸雲：對，但是第一句引用的，其實感覺是在講愛情，可是這裡？

零 雨：它整個也都有呼應到愛情，你看再下一段「學長學長，這樣的格律可以嗎？」事實上是跟一個對象在討論李商隱的詩。

李癸雲：那它又怎麼樣跟中間兩首詩形成一個對話關係呢？講友情的。

零 雨：這就在講他的生活。它整個邏輯結構，我很喜歡，因為我覺得對應得很好。我補充一下，在所有這些詩裡面，我沒看到有開頭是這樣驚奇的，他一開頭就用「前略，總之」。「哇！」我心想，「這個人懂得寫詩耶！」一開始就驚訝到你耶，他不是一開始就起承轉合這樣，而是從中間開始。所以我越看到後來就越驚奇。

李癸雲：我沒有這麼驚豔啦，而且它有些措詞，我還是覺得有點保留，「愛河的水濁，因為它是濁水溪唷」「根據數學規則，等號的兩邊可以互相抵消」這邊我就想是不是我數學不好，這邊的邏輯想很久，「喜歡的詩人和喜歡的人 總有一個要跳進愛河」？

零 雨：我覺得它是抽象的，並不是真的指說愛河跟濁水溪可以對等，不是這個意思。

李癸雲：不是，因為那句話又帶到「根據數學規則，等號的兩邊可以互相消抵」，

所以是抵消愛還是濁？這裡又說到，刷刷，為什麼排球要掉進籃球網？它給太多訊息和線索，而這些都好像只是一個線頭。我必須把這些線頭全部去編織成他想要的內心圖。

零 雨：我覺得這裡就很適合編織啊，她的學長可能喜歡打籃球。

李癸雲：可是為什麼是排球投進籃球網？

楊佳嫻：就學生在玩啊。

零 雨：我覺得這個跟邏輯沒有關係，這並不損害她的邏輯。

李癸雲：但讀起來就會覺得它沒有什麼邏輯。

零 雨：這是詩的邏輯，並不是數學的邏輯。

李癸雲：但是它如果作為一個隱喻或一個連結，應該是會有一些對等的東西出現。

所以我在這邊揣摩很久，而且要怎麼樣肯定他一定是一個小女生？他不可以是一個小男生嗎？

零 雨：當然可以啊，隨便你。（笑）

楊佳嫻：有可能。

李癸雲：所以這個排球投進籃球網，不見得是他喜歡的人，也可能是他自己。所以在這裡，後面跑出很多條路來，這些路又怎麼樣回來帶到他跟李商隱的對話？他其實並不是只有誤讀的對話，他其實也是有穿越，希望李商隱可以來我的故鄉。我就覺得他的野心跟格局可能想要做得很大，但他有沒有能力把它收束到「不斷去發光」，我覺得有點質疑。我欣賞他的創意，但我並不認為他有把它百分之百寫好。

楊佳嫻：這首詩就我讀的時候，確實有把他往可能是小男生寫給學長的詩，我覺得他們在暗示，打排球的時候，歪了，朋友投完也說，你有直過嗎？

零 雨：這也是一個暗示。

李癸雲：對，還有前面的粉紅色，有可能是男生對男生。

零 雨：可是我覺得這並不妨礙。

李癸雲：對。

楊佳嫻：對，但是假設這是一個小男生寫給學長的詩，他那個訊息隱藏得滿好的，有種可愛的感覺。其實我讀這首詩的時候，一直想到七〇年代的時候，方娥真寫過〈娥眉賦〉，它完全是少年心事，就是在等男朋友來，他口吻跟這個非常像。他就覺得，我泡好茶，準備好你要吃的東西，你怎麼到現在還沒來。不來，我現在要先把糖果吃掉。裡面有一種很無賴的口氣，能夠把這首詩的無賴跟柔軟掌握得很好。因為已經很久沒有看到這種詩了，所以我讀這首詩的時候會讓我想到以前方娥真寫的東西。不過，當然他們的……他裡面那個嬌柔無賴的口氣很像，不過他們組成的方法是不太一樣。這首詩我很喜歡第三段、第四段，他是臺南人，所以會有「大大武花大武花」這個東西。

劉正忠：大大武花是什麼？

楊佳嫻：就是夜市。這個部分讀起來很可愛，會喚起以前我們在中文系念書的某些感覺。但是那個時候我沒有選它，譬如說那個白門我會困惑，就他如果寫紅樓，紅樓我知道，那白門是什麼？像第二段最後那個括弧「李商隱太眷戀，我只偶爾懷念 在心情好的時候，或是天氣不好的時候」我會覺得……

零 雨：白門是因為李商隱的詩有白門。

楊佳嫻：對，是一個典故。

零 雨：他可能就很喜歡李商隱的詩，而且李商隱愛情詩很多。

劉正忠：而且他的學長很有可能就是李商隱。

楊佳嫻：而且對一些作文學的人來說，看到白門不會想到李商隱，我會立刻想到小說〈白門，再見〉。不過我覺得如果讀一首詩要一直去查典故，對我來說會有點阻礙。

零 雨：不需要查啊，就紅樓跟白門作一個對照，就這樣啊。

李癸雲：對，我就想說裡面放那麼多密碼要我們去查。

楊佳嫻：所以其實我沒有去查，裡面所有典故我都沒有去查。對我來說是要讀下來「感覺」。

李癸雲：可是我是查完以後才比較喜歡耶。

劉正忠：他也把李商隱的詩改了一兩個字。

零 雨：對，「遠路應悲路彎彎」不是李商隱的原詩，改過了。

劉正忠：對，從平仄就看得出來。

楊佳嫻：總之，這首詩我覺得有一些小缺點，就是有時候有點像雜訊一樣干擾我。

零 雨：天哪，我覺得這首詩是所有作品裡比較沒有缺點的。

楊佳嫻：我有感受到零雨老師非常喜歡這首詩，不過我要講一下，在讀詩的時候，其實我們會一直移動，譬如說，你讀到一首詩，這首詩很多東西都很好，有出現一點點缺點，你有時候會覺得有點難忍受，但有時候讀到一些詩，你覺得它好像後面一半都寫得不太好，但前面一半有點怪有點可愛，就會覺得，好啦，那讓它過去，原諒他。我覺得會有一點移動，所以這還滿需要討論一次，因為討論一次會收束我們對某些詩紛亂的感覺，我覺得會比較齊整。所以當時我可能對第二段的最後一行跟結尾，「好吧，商隱／我猜 我不只是誤讀你」覺得這結尾有點弱，就覺得前面好可愛好可愛，到結尾怎麼只有這樣。就想說那個結尾對我有一點干擾，然後就那個「不知者無罪／（那不織者也無醉囉？）」的這種同音字，我也在想，這樣的同音字是不是加分的？但是像第三段、第四段我是真的滿喜歡的。這首詩我會再想一想。

〈客滯〉

李癸雲：〈客滯〉也是有點難詮釋，就是在講馬祖，遇到霧季，交通封閉、關島的情況，它滿多寫景的描述，描述馬祖的地形、景觀，然後交通情況是怎麼樣。其實他以船的交通方式來切入，去談論馬祖，抒發對馬祖的一些想法，這也沒有什麼特別吸引人的，但是我同意剛才佳嫻講的，在讀詩的時候確實是不斷移動中，有的地方你會被它擊中，有的地方又會覺得，它表現得不太好。寫馬祖的這首詩為什麼可以吸引我，是因為我讀到第二段的時候，說「冷不防給暗香撲倒／摔進一汪海桐」就覺得還滿有趣的，在寫交通為什麼還要彈出馬祖的一些景觀來，雖然後面又覺得有點亂，這個所謂帝國、南洋來的船隻，是在講中國嗎？候鳥又出現了，有些突兀的地方也來了，大家搶貨，然後最後一段，好像有某種寓意，所以這裡我說，有沒有寓意？不然的話好像只是飛機降落，飛機降落是客觀描寫，好像就有點普普了。這首是我不斷在移動中，為什麼最後還是選他，我覺得他基本上還是有想要營造一種氛圍，而那氛圍是把馬祖給在地化跟特殊化。其實很少看到，可能我比較沒有在關注馬祖的詩，可是透過他這首詩，我彷彿了解某種情境，那種被關島時候的居民，怎麼樣去看外在的景物，怎麼樣看自己被困在這邊，然後只好去看山上的一些景觀，那種情境，所以我就把它選進來了。

楊佳嫻：我以前在馬祖住過兩個禮拜，所以我知道它那種感覺。我覺得第一段、第二段寫得滿好的，就是我在馬祖時每天看到的，因為它地方沒有很大，所以每天會在同個地方走來走去。那種植物啊，空氣裡面的味道，還有那個溫度、水氣，我覺得它描述得還滿好的。確實在那個地方，相對來說交通是有點不方便的，我以前去馬祖的時候，本來預定要回來的那個時間是無法回來的。那時候有點急著要回來，對方問我說你要不要坐金馬的，可是金馬的要二十四小時，我就覺得太可怕了。可是他們已經習慣這件事情了，就是常常出不去，外面的人進不來的那種感覺。一方面對我來說那個景色跟觸覺、溫度，重現得還滿不錯。我覺得它有一些很小的趣味的點，譬如說倒數第二段，我覺得應該是說關島的時候「每一面.亮的貨架都搬空了」，譬如說到了機場，那個飛機無法飛，你決心要等，但是等可能又等了六、七個小時，外面的貨物又補給不進來。這是我們被鎖在飛機上常常會有的事情，就是所有 7-11 的東西都被搬空了，我覺得對我來說是很寫實的畫面。但在寫實的畫面中，第三段反而是我比較陌生的，可是節奏感其實也滿好的，有一種視野。當然我覺得它可能也有牽涉到一點政治性的，附近的漁場之類，「帝國巨大的引力場」，我想說是不是在講中國？「萬古裡我們是逃逸不了的／一束光」是不是想要牽涉到一點歷史性的東西？但這個歷史性的東西在前後沒有什麼

呼應的東西，在裡面好像稍微有點突兀，可是這首詩如果沒有中間，好像前後比較多都是寫景，沒有把它凝聚起來的一個點。所以這首詩，我有投給它，但是有點徘徊的。然後結尾滿弱的，結尾好像沒講到什麼。

李癸雲：結尾就是在等飛機。所以我就在想，這等飛機跟中國有沒有什麼關聯？如果沒有就真的只是普普。

零 雨：這首詩對我來說太平凡。它就是一個乖乖牌，一個標準品，就是寫景，所以我這邊評語就很簡單：「這是一首即景詩，寫來四平八穩。」那剛剛癸雲老師說，你很喜歡「冷不防給暗香撲倒／摔進一汪海桐」，可是我最害怕這種句子了，我覺得這種句子給我一種中文系、好老套的感覺。我一看到這種，就有一種受不了的感覺，所以這首我就沒有選它。

李癸雲：不過我覺得還滿有趣的，因為他寫被關在那，關一關應該是很悶的，結果他竟然轉換成突然被香味給撲倒，這是一個轉折。

〈你忘了來參加我的喪禮因此我記下來告訴你〉

零 雨：我比較喜歡乾淨的句子，沒有負載太多，看起來好像詩意的那種句子；我會怕一般人所認為詩意的句子。它乾淨，我還滿喜歡的。一來就是，題目很吸引人，內容很簡單，但是也有點意思，因為它有一個對應的我、你，這樣互相對應的關係。稍微弱一點的是它的結尾，其他地方我都覺得還不錯，我個人滿喜歡這樣的詩。

李癸雲：這首詩我還滿喜歡的，因為我覺得它滿清新，然後有點特殊。它吸引我的地方是因為，他好像有在 kuso 席慕蓉的〈一棵開花的樹〉，它把心臟拿出來，種在你永遠不會經過的地方，然後長成一棵開不了花的樹。我覺得這個 kuso 也沒有太刻意，也沒有批判，它只是像一種現代感的，在看愛情，其實它一樣也有講到一種累世跟不朽，但是這種累世跟不朽，反而有一種年輕人的視角，不再是循用席慕蓉永遠都是那樣子輪迴、五百年的那個。所以它找出自己一個角度來看當代愛情、不朽愛情觀，句子確實都很乾淨，所以我覺得這樣子慢慢在描述，聽音樂會、看電影、看展覽，沒有很特別的地方，但是都還滿生動的。但「為了一棵樹／放棄整片森林」又太俗了一點。總之就是，有某種潛在的對話性，表達現代的感覺，切入點也還滿特殊的，就是你忘了來參加我的葬禮，所以我記下來告訴你。所以我還滿喜歡的。

楊佳嫻：這首詩我沒有選是因為我把它跟〈如果你沒收到我的消息〉相比，這兩首詩都是某種等待類型的情詩。這首詩的題目更有趣，但是這兩首詩我比較喜歡另外一首，所以同一類型的我就只有選其中一首。但是這首詩，兩位講到的優點我都是同意的，但它那時候干擾我可能主要是因為，一個就是「我把整座城市的燈光／都亮成你的眼睛／為了一棵樹／放棄整

片森林」，這個譬喻有點太老生常談；又或者是「我一個人去看電影／每一句臺詞間的空隙／都織進你的聲音」，對我來說是很普通的情詩。我覺得另外一首寫得更平淡，但是更深一點，所以我後來就沒有選這首詩。

〈玉蘭花——給朋友 S〉

李癸雲：這首詩其實我有點掙扎，因為我不太喜歡這種用典的，但剛才佳嫻在開場的時候有提到對文史的關心，這首詩可能是其中一首。這首詩是在講呂赫若，但是它又對他的朋友，應該是住在澳門，同時在進行不同的國族對話。我在思考的是，它一定要把呂赫若和澳門的朋友放在一起去編織成這首詩的原因是什麼？那這首詩叫〈玉蘭花〉，玉蘭花其實也只是其中一個符號而已，玉蘭花代表乾淨、清新、理想，但我不是那麼被感動到。整體是很豐富，我最後還是選了它是覺得很豐富，有三重對話，最後表達出一種理想。事實上我並沒有很喜歡這首詩，我覺得它只是相對稍微豐富完整。

楊佳嫻：這次因為有好幾首寫跟臺灣文史有關的詩，我後來想說這個類型其實也是現在年輕人相當關心、而且投注很多心力的。所以我在這三首當中就選了這首。我在想「玉蘭花」，一方面是作者覺得很有臺灣特色的一種花，然後另外我在想，是不是呂赫若的太太叫蘇玉蘭？這有沒有一點關係。開頭說「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我比較不喜歡這種開頭，但是我喜歡它那種，就像我們香港朋友常會說：「今日香港，明日臺灣」，我覺得這種我們有過殖民歷史的島嶼，彼此之間的互相照看，與對方歷史的一個參差對照，我自己覺得這個是很可貴的。如果加入這個元素，它可能可以讓這首寫臺灣文史的詩，能夠有比較多一點的層次。作者可能也想要有這個東西，但是這方面沒有經營得很好，就是澳門在裡面那個對照性，他是有一點點對照性，但是這個對照性好像也沒有怎麼樣發展，因為最後就一直去講呂赫若的事情了。事實上在這個地方還隱隱然帶出香港，因為這個澳門人就說了：「通常我們習慣／沉默，不像鄰島常有遊行或暴動」，確實我有聽過香港人說：「我們就是話比較多，不像隔壁的澳門很服從。」可以看到在強國沿海的幾個地區或國家，你很特殊，因為你有這個殖民歷史的關係，但是你現在如何去看待你自己的位置，特別是裡面又很常有一個隱隱然的、對照的巨大對象在旁邊。所以我覺得寫這首詩對讀者來說，一方面其實是觸動好幾個世代臺灣人內心的某些東西，但是就詩的表現來說，並沒有表現得非常好，但可以看出他本來試圖想做什麼。但是也許沒有做到。他其實很努力把呂赫若一生都要放進去，呂赫若參加三民主義團之類，他就是全部都要放進去，可能一下子想塞太多東西了，所以他技術上其實沒有辦法作比較好的處理。我覺得，

譬如說跟〈艋舺回聲〉相比之類，這個又好多了。

李癸雲：對，其實有時候是對照出來的。

零 雨：這首詩對我來說就是一個標準品，就是四平八穩，沒有什麼特別感覺。

〈如果你沒收到我的消息〉

楊佳嫻：這首詩，是要講他自己其實是在旁邊沉默的存在，但是他對於自己的沉默覺得是有意義的，他其實有個對象，但是他覺得在一旁的沉默本身也有意義，透過好幾段它會講到，你看到草原上的斑馬嗎？看到很好，沒有看到，牠們也還是在草原裡面，月球如果你沒看到，它也不會萎縮。用這些還滿精確的比喻來講對於自己存在的意義。因為他沉默，沒有發出聲音，是否代表他就不存在呢？是否代表他沒有意義？他覺得並不是這樣。所以最後就會講到，「我的喜悅習慣了無形」，要記得沉默並不是完全沒有回應，只不過我的喜悅習慣了無形。我們在情詩裡確實常常看到默默等待的類型，這是情詩裡很常見的，我覺得在這方面或許並不是太特別，但是它把這種沉默的守候作了滿不錯的詮釋，所以我那時候有選它，我也覺得它的句子確實比較乾淨俐落。

零 雨：我也是喜歡它句子的乾淨，不故作詩意，或是承載太多的文字包袱，它的意思也很好，寫微小的東西。這也是我這幾年很喜歡的，就是重視細節、寫小東西。我每次看到詩都有一種壞習慣，就是喜歡幫人家改，我覺得它的第一段如果分成兩段會更好，因為第一段那麼長就有點頭重腳輕，如果分成兩段，我覺得這首詩就非常完整。它寫小東西寫得很有意思，而且自然天成，你看一開始就「你好嗎？我很好，非常謝謝你。」誰敢寫這樣的詩啊？這樣的句子大家就覺得一點詩意也沒有，可是它敢寫進去，現在我比較喜歡這樣的句子，就是很平常很普通，可是它在跟其他的文字鑲嵌的時候，就展現出它的作用，所以我也會選這首詩。

李癸雲：這首詩我好像也沒有什麼不喜歡，我不知道最後我為什麼沒有選。我這邊給它的評語是「簡潔明快」，那種感情對待的方式，用一種思辨的問答、快問快答，其實都有對應到，還滿有趣的。我看到「不表示不存在」就覺得都還滿好的，我之前可能考慮沒有什麼特別有共鳴的地方，所以才沒選。

【三票作品討論】

〈核電廠經營雜記〉

楊佳嫻：我看到「核電廠」這種題目，就是會有強烈吸引，也會想知道它想說什麼。它叫〈核電廠〉，後面接一個經營雜記，這本身就非常有吸引力。結果看了以後發現是，透過核電廠的經營方式來討論婚姻，這個寫法還滿

有意思的。它並不是用一個東西去比對一個東西，這種比較機械式的寫法；它試圖能夠把核電廠在目前某種尷尬的處境，跟婚姻裡某種尷尬的處境參差對照，並且用核電廠來帶出婚姻裡某種尷尬的心情，甚至用一些生態的語彙去講生活的情景。譬如說，「學會遷徙之後（他永遠還是尚未成長的尺寸）」就是父母覺得孩子永遠不會長大，「親愛的／我們的生活，或將無法復育」不會回到原來的狀態，它用像是造成珊瑚白化的浩劫，跟後面「柔軟沙灘上的嬰兒鞋」有一種張力，你一旦生活從兩個改變為三個四個人後，生活狀態可能永遠無法復育。它用這個來對照核電廠對環境和人類生活的影響。例如裡面說「當人類擦出火花／便學習如何取暖而不彼此灼傷」、「我們渴求兩個粒子相會後／文明瞬間的釋放」，我覺得它巧妙地把兩個隔離，和人類生活之間的互證……你從什麼角度把它連在一起，它從取暖。取暖，我們可以說是蓋核電廠，大家要電，其實跟人類之所以締結關係是要「取暖」這件事情能夠連上線。所以，這首詩我很喜歡，我覺得它的各種譬喻都滿巧妙，而且讀起來也有很強的趣味性。

李癸雲：這首詩也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剛剛佳嫻已經講了它其實在談什麼東西，我覺得那兩條線放在一起談，然後可以連結起來，我覺得這點也還滿貼切。但我補述兩點：第一，因為它叫雜記，所以它有補序、雜記、後記這些，這個比較像是想用一個不同於以往正規正文的角度，來看婚姻也好，核電也好，這樣的關係，我覺得還滿有趣。第二是，我看到核電，會和佳嫻一樣，很想關心它的想法是什麼，可是我通常會很擔心，很多寫這樣的主題很批判，聲嘶力竭，還好我覺得作者滿節制，他以這樣子的筆調慢慢去陳述時，有些吸引人和扣合的地方，所以整體上我覺得表現得還不錯。

零 雨：這首詩是我的佳作第一名，作者寫來四平八穩，而且有雙重譬喻，婚姻跟電廠，這方面寫得不錯，跟其他四平八穩的詩作有些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些小閃光，讓四平八穩多了一點可讀性。

【新詩組最終評審結果】

劉正忠：所有作品都討論完，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第二輪投票。

楊佳嫻：我覺得我的一票作品可以放棄，因為我覺得不可能會排到前六，讓大家投票可以比較簡化。

劉正忠：如果有要放棄也可以，這樣就專注在決定名次。

李癸雲：我的〈雨季〉也可以捨棄，因為它也不是我的很前面。

劉正忠：如果是這樣，佳嫻老師已經把〈家居的提醒〉、〈雨水就要掉下來了〉放棄，癸雲老師把〈雨季〉放棄，零雨老師覺得呢？就這八篇來投？

零 雨：好，因為我的我不想放棄。

楊佳嫻：那就「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每一篇都有分數。

劉正忠：統計結果出來了，最高分的〈核電廠經營雜記〉是 21 分，第二高分是〈我猜我在誤讀李商隱〉19 分，第三名是〈如果你沒收到我的消息〉16 分，接下來是並列佳作的 13 分的〈白上之白〉以及 12 分的〈你忘了來參加我的喪禮因此我記下來告訴你〉、11 分的〈玉蘭花——給朋友 S〉。8 分的〈對年〉和〈客滯〉就淘汰。

【☆散文組】

時間：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週一）15:00-16:30

地點：中文系紀念室

主席：高嘉謙

評審：黃麗群、石曉楓、房慧真

記錄：劉語晴

整理校對：許佩君

【決選作品】

編號	作品名稱
4	白色冰箱
5	像我這樣一個單眼皮又小眼睛的人
9	井
12	姓名過敏症候群
13	中邪
18	冬暖夏涼
20	吃土
25	耳目
29	進城
33	晴天落白雨

41	家宴
46	美貓阿白
47	謎途
52	已知用火
61	阿蘭

【整體評價】

高嘉謙：散文組的稿件今年有多一點，去年是五十九篇，今年是六十七篇，我們今天就從十五件中，挑出前三名，以及佳作三名，如果大家達成共識，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先請各位稍稍講一下你們閱讀這十五篇的經驗，以及評選的標準在哪？我們就請曉楓先開始吧！

石曉楓：多年前我看過一次臺大文學獎的作品，印象沒有很深刻，但是這次看，覺得水平滿高的，值得討論的佳作不少，到大概五、六、七名那邊就很難抉擇，有幾篇水準都很接近。首先，我覺得現在校園文學獎有一個普泛性的問題：畢竟學生的生活圈實在太小了，所以題材還是比較單調的。前兩年師大也有一篇這樣的作品，可能因為題材太小，所以會嘗試去套上一個比較大的命題，比方：可能只是南北的移動，但他就牽涉到「離散經驗」、或者「後殖民」、「認同」、「鄉土」，這些議題就硬要扯進去，我是覺得沒有那個必要性。但也是因為學生讀的理論多。其實如果往另外一個方向去做，可以把情感的深度再加強一點，這次作品有些寫得太表面、或太浮泛化了，這是我覺得比較可惜一點的。還有看到一兩篇，修辭太用力了，是非常典型「中文系化」的文字，就是用力到、雕琢到讓你覺得有點痛苦，太滿了。我覺得散文，它不一定要寫出什麼大命題，可是，創作者的誠懇度，還有這篇文章最後有沒有一個值得回味的、或者值得詮釋的餘地，「餘味」那個東西是很重要的。

另外，這次作品裡面，有幾篇也讓我覺得很心疼，它是那種非常高度才華的作品，但你也會看到創作者本身走在人世間險境的艱難，所以我常常在教創作時會開玩笑跟學生講說，如果你寫不出好東西，那或許有值得慶幸的地方，至少你可以好好生活。我覺得有時候在生活與創作之間，會看到那種很弔詭的矛盾性，太敏感的人並不容易生存。

房慧真：我先講一下我的評選標準，最後再強調我這次看到的一些比較特殊的作品。我這次主要是看作者有沒有使用自己的語言，因為可能在一些作品裡面，我們可能會看到一些很作文體，就是去用一些古詩詞，或者是用一些格言，像是「蠟炬成灰」。我覺得有一些句子，就是因為我們反覆地

使用，能夠有一個新的意象，當你的文章充斥著太多那樣的話，它就不是你自己的語言了。但是使用自己的語言，可能造成的另一個極端就是「口語化」，尤其現在臉書、社群媒體的書寫，可能就是會淪於瑣碎，或者有點自己寫著「爽」的，不太去顧慮到讀者。這畢竟是一個創作、是一個文學獎，所以希望在兩極之間可以找到比較折衷的部分。第二個是，我比較注意他們觀察的能力，因為散文就是去描述這個世界，現在我們常滑手機，沒有真的去看這個世界，會被手機，或者網路上太多可以看的東西所遮蔽。

其實我剛剛進來有點小遲到，我每次進來臺大，真的是很喜歡臺大的樹，尤其今天是一個下過雨的天氣，樹被雨淋過特別地清新，然後那個樹上面會有很多蕨類、藤蔓之類的。我這次看到有一篇，應該是中文系的學生，在寫文學院、或者是臺大的場景，他寫那些花，用「千樹萬樹的櫻花」那種，我就會覺得，如果你跟外面的人講說，臺大有千樹萬樹的櫻花，這是一個不符合事實的。比如說中庭的印度黃檀，或外面有這麼多的樹可以寫，為什麼要去寫一個「千樹萬樹的櫻花」？這個就是我覺得你沒有真正的「看見」。上面兩個，一個是語言，一個是內容，主要是我評選的標準。

接下來我比較想要講這一次的整體內容，在題材方面有幾個大宗，就是：校園的生活、或是感情、或是親情。但是這次我看到兩篇比較特別的，有一篇寫「中邪」，可能我們被這幾年不管是電視《通靈少女》、電影《紅衣小女孩》，或者是臉書上很多人在直播彰化「送肉粽」這種民間的儀俗、儀式，因為他這個中邪寫得非常具有臨場感，所以在看的時候也會有一點怕怕的。另外一篇寫一個有點像梵谷看出去的世界，就像是曉楓老師剛剛講的，可以看到才氣非常高，就是最近《我們與惡的距離》在討論精神病，在戲劇裡用了一個非常好的方式，去模擬精神病、思覺失調症患者的幻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但是他那個「聽」是用影像呈現的，很好讓人理解。這次其中有一篇〈晴天落白雨〉，一開始有點難進去，但後面我覺得彷彿可以看到一種，就是譬如梵谷的眼睛去看世界會是什麼樣子。這兩篇等一下都還可以再細講。

第三個部分是，這次有一篇是寫那個猜謎的，我是覺得有點比較可惜，這裡面其實可以發展出一個好的報導文學。我覺得傳統文學獎的分類，可能類似小說跟散文，這幾年其實很多報導文學也自己構成一個文類，不管是作家、或者是媒體都有在經營，所以我建議也許之後可以考慮再一個類別是報導文學，或是現在有些學校會用「深度書寫」這樣的詞，來跟散文作區別。

黃麗群：這次的文章會被我分成兩種，一種是平鋪直敘，就像是慧真剛剛講的那

一篇，那個老人不管換成其他人、發生什麼事情，這篇文章都還是成立的。這個我們可以之後再講。另外就是，大家的文字都很好，已經掌握到自己講話的節奏跟風格，可是通常都會在最後很驚慌地收尾，我在這邊就大量筆記說：「結尾驚慌」。他就想要趕快收，不太知道怎麼處理。另外一個問題是，我覺得散文到今天是刪去法的東西，那些界限很清楚的文類割出去之後留下的汪洋大海，美學上的判斷反而變得有點困難。退到最後可能剩下的，一個就是語言，另一個可能還是結構，也就是說如何去看出寫作者在美學與技術上的追求，可能也只有這兩個。這次也比較沒有虛構的討論。我是覺得，如果不是在競賽裡面，你要怎麼寫都可以，可是因為是一個以文類區別的競賽，是否能掌握對這個文類中最基礎的技術，還是滿重要的，還好這次比較沒有這個問題。我覺得我今年看到的所有的校園文學獎都有一個質的跳躍，尤其是今年特別有感覺。

高嘉謙：好，謝謝三位，那下面我們就決定一下投票的方式要怎麼進行，三位有怎麼樣的想法？反正我們要取六名，那也要每個人先選六篇出來，打個分數嗎？還是怎麼樣？

黃麗群：提議先勾選。

高嘉謙：那你們先勾選，我們再看重疊。就每個人先勾選六篇。

（第一輪投票結果：〈白色冰箱〉1票，〈像我這樣一個單眼皮又小眼睛的人〉1票，〈姓名過敏症候群〉1票，〈中邪〉2票，〈冬暖夏涼〉1票，〈耳目〉3票，〈進城〉1票，〈晴天落白雨〉3票，〈謎途〉1票，〈已知用火〉2票，〈阿蘭〉2票）

高嘉謙：所以兩個人以上有交集的只有五篇嗎？

黃麗群：我覺得我們好像輕鬆欸，好像第二輪就可以選出來了，因為我們重複滿多的。

高嘉謙：剩下那種一票的，你們覺得要講一下嗎？就是自己投一票的那些，要拉票跟我們講一下嗎？

黃麗群：因為顯然我們可能要從一票裡面挑出一個進來，進決選。

高嘉謙：所以彼此要稍微講一下。

【一票作品討論】

〈白色冰箱〉

房慧真：這篇其實是很樸素的，不管在文學技巧、或整個的謀篇布局，可以感覺到沒有太多經營的，但它裡面有一些誠懇的部分是還滿打動我。這個作者的身分比較特別，應該是醫學系吧，所以在婦產科當實習的醫生。他看到的經驗其實還滿怵目驚心的，比如說第三頁的最後面：「這一臺手

術的原因，跟千千萬萬其他檯手術的原因差相彷彿，我不用寫出來，讀者們也可以猜到那類似的千千萬萬個理由。而醫師也就有如千千萬萬例行公事般，注射過千千萬萬次的藥物，終止了這個生命。」這個很明顯就是一般的墮胎。他這邊用了那麼多的「千千萬萬」，看似好像是一種累贅、或者是一種例行公事，人在這裡面作為一個實習醫生，在這樣的例行化中，會把自己「異化」，異化成手術檯上的一個工具。當醫學系的學生變成一個廢棄物處理的流水線，至少他這個書寫者，他在那個千千萬萬裡面，留存了他沒有被異化的心。我知道他在寫作技巧上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但我覺得它是很真摯、很樸素的一篇。

〈像我這樣一個單眼皮又小眼睛的人〉

房慧真：這篇也是我選的。我去年在清大評他們的校園文學獎，那次的作品讓我非常地驚豔，第一名叫作〈醜女〉，第二名叫作〈矮子〉，我其實看到這篇隱約有去年的印象，當然也會去質問一個問題，單眼皮有那麼嚴重嗎？就像它裡面也有寫說，像什麼「韓風」，就是韓國那些花美男，或是周杰倫，但我還是滿喜歡他的這一種「小題大作」，他看向世界的那個洞口因為是單眼皮而視野很小的，可是某部分就是往內看，看向自己的內心，這個缺陷可能伴隨這個人很久了，所以也變成一種個性的延伸。每個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種你要跟它拚搏一生的缺陷，可能是肥胖、可能是矮、可能是醜，或是單眼皮。當然它最後面這個部分有點像麗群剛剛講的，是一個很驚慌的結尾，就是突然要出來講一個道理，所以我其實沒有那麼堅持這一篇，我覺得它的題材是有趣的，但相對上一篇〈白色冰箱〉，我比較喜歡這一篇。

〈姓名過敏症候群〉

石曉楓：一票的作品我應該有兩篇，但另外一篇我不會太堅持。這一篇我覺得還不錯，一開始我就覺得這篇還滿有奇想、滿有懸念的，會有一個人寫自己的名字不好好寫、一定要缺一個筆畫？後來看下去，你可能會覺得作者的文字有點笨，不過我覺得那個就是他思考的方式，因為你會發現，他慢慢、慢慢地經由一些細節的積累，很隱然地去建構出，原來這個不喜歡寫名字的事情是緣自於對他父親家族的一種抗拒。而為什麼抗拒？因為媽媽跟他說，你們這些姓 H 的就是特別自私，他這裡有很隱微地去寫到對父親家庭那邊無明的抗拒。除了這個之外，又很隱微地經由一些看起來平凡無奇的事件去表達，原來自始至終，他認識世界的方式都是扭曲的方式，例如，媽媽藉由一家三口吃東西呈現出「我們都好好的」，他就覺得「對，我們自己可以過得好好的」，發展到極端就是即使有一天

連家庭都捨棄了，自己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好好的，其實就是一個很扭曲的認識世界的方式。這個作者用有一點笨的文筆、有一點笨的方式，就是好像事情要經過好多年之後，我才能去發現它的影響。所以他是用了各種具體的事件去表達抽象的情感，我覺得這點很厲害。再來的話，這篇的文字讀起來會讓我有一種「冷靜的淡漠」，但是也有一種非常冷靜的「痛感」，所以讀到最後會是痛的。我承認它收尾有一點太冗，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寫作方式。其實我想聽聽看兩位為什麼沒有特別選這篇。

房慧真：用名字來作母題，這很多嘛，在日本最多了。像《陰陽師》說名字其實就是一種咒誓，當初取了一個名，這個名大家都說，就像是我們去爬山，大家都說山上如果聽到有人在叫你的名字，不要回頭；或者是在山上不要去叫同伴的名字。名字其實是一個很多方面可以操作的。曉楓剛剛講的我都滿同意，就是它有它的優點，但大概到中段之後，才比較可以知道他為什麼那麼想要從他的名字那裡逃脫，就是那些家暴、婚變等等。它有一些細節其實是不錯的，我自己滿喜歡後面寫那段吃披薩，還有媽媽帶他去買那個很便宜的、十三塊錢的麵包，我在想那個店家十三塊不會很難算嗎？就是那一種青少年敏感的心事，藏在那樣的細節裡面；但是文章的組織架構上其實有點碎，在進入中段之前會有點讓讀者迷路，但我是也能夠支持這一篇的。

石曉楓：我覺得它就是這樣一個特殊的視野，所以會用這樣的方式去寫。

黃麗群：這一篇我一開始是滿喜歡的，覺得它的文字很好。剛剛曉楓老師講他有點拙、有點碎，我覺得那個是他的風格，然後氣氛很特別，這個作者已經有自己的語言。我沒有選的原因主要是，我覺得他不一定要……就是有時大家會很刻意去找一個題目把這整件事情統合起來，然後題目跟它裡面所有東西都抓得很緊，對我來說他有點抓得太緊了。「不喜歡自己的名字」可以輕也可以重，但他好像還沒有決定自己到底要很輕地看這件事情、還是很重地看待這件事情。他可以用一種像他的語言的那種「淡淡說過去」，甚至他可以寫得不要那麼「露」，「我討厭這個名字，因為……」，因果關係不一定要這麼露，我可能會覺得好一點。然後因為家暴、或者因為家庭不是很美滿，就討厭名字，這之間的因果關係與說服力對我而言不夠強，就是說你從原生家庭得來的東西有那麼多，為什麼偏偏是名字？我剛開始看的時候覺得這個作者滿不錯的，但有一點小題大作，有點太用力在想要講一個大道理，我覺得沒有必要。

〈冬暖夏涼〉

黃麗群：這我選的。這篇其實我沒有非常喜歡，我選它是因為，它應該是作品裡

面技術比較好的一個，當然他的文字可能有點「中文系」，但因為我不是中文系，我還滿可以接受這個風格。它是在裡面從思路、到結構、到文字犯錯最少的，我是因為它犯的錯最少而把它選進來的，文字的技術有到它的位置啦。

〈進城〉

房慧真：這一篇我沒有太堅持，有點就是我自己已經選了五篇，然後還要再挑一篇。我覺得他可能做到了剛講的，到底有沒有觀察、到底有沒有去看。其實我自己出去上一些寫作的課程，都會推薦一個練習的方式，就是你去搭捷運的時候挑一個人，然後細細地觀察他，因為你在看他，而那個人可能也不會發現，他可能就在滑手機。我記得我以前念博班的時候，那時候當梅老師的 TA，梅老師作過的研究滿有趣的，我們要請學生挑一班公車，跨越臺北縣市，可是它的起點在五股，終點在木柵，中間穿越整個臺北市之類的，然後去觀察沿線的場景，跟出現的人物。但我覺得這個作者野心有點太大，包括他又講臺北跟東京、捷運跟高鐵，包括他還拉進了一個日治時代的時空，那本小說《花開時節》嘛，我覺得他野心有點大。然後有一部分像人類或歷史學家可能會講的「硬要套用」，在高鐵上被日本人瞄了一眼，他馬上就說那個人嫌棄他素顏，我覺得他其實就是要去套後面他講那個日本諺語、那種社會言論。我覺得沒有嚴重到那個部分啦。但他的一些觀察，我覺得還是滿喜歡的，所以就選了這一篇進來。

〈謎途〉

石曉楓：這一篇我沒有很堅持，純粹是想要平衡一下，文學獎我不太願意單從個人的喜好裡去作主觀選擇，這篇〈謎途〉大家其實前面有稍微提到過，相較於前面十幾篇，這篇是比較有厚度的。然後，很明顯地，這是學生田調之餘附加的一個產品，整體來講非常平穩，也有厚度，前面很像報導的文字，但我覺得後面那個收尾還是非常動人的，就是情感、然後有一點滄桑，用一個拉開窗簾看到的景象，後面是結得還不錯，不過我沒有很堅持。

房慧真：這個我想稍微講一下，就是他最後一句，他說是卡夫卡的句子，但我現在非常懷疑，就很像之前印刻的那個「張愛玲之亂」。

【第二輪投票討論】

高嘉謙：好，一票的都講完了，現在大家是不是從這六篇裡面挑一篇出來？剛剛有滿多篇大家都說不太堅持，所以應該不是那麼難。後面三篇好像各位

沒有推薦是嗎？

黃麗群：還是，我們現在先在這裡面投出一篇？

房慧真：好，所以現在這個一票的先投一篇。

黃麗群：我在想我們是不是就在這裡面六、五、四、三、二、一給分，最高就無疑義地進去這樣。

（第二輪投票結果：〈白色冰箱〉12分，〈像我這樣一個單眼皮又小眼睛的人〉7分，〈姓名過敏症候群〉16分，〈冬暖夏涼〉10分，〈進城〉9分，〈謎途〉9分。由最高分的〈姓名過敏症候群〉進入決選）

【兩票作品討論】

高嘉謙：姓名那篇已經討論過了，剩下的幾篇就直接討論好了，大家都講完之後，我們再來排名次。

〈中邪〉

石曉楓：這篇我不太敢再看第二遍。（眾笑）我真的很害怕啊，他寫得真的太有臨場感，我覺得好恐怖，大白天我都不太敢看了。但這篇後來我沒有選的原因，簡單講就是他到最後給了一個太輕易的答案。我覺得這個答案完全是要說服自己的，他並沒有從那個中邪或驚嚇狀態中得到平復，只是一個自我療癒的收尾，所以後面的情感元素有點弱。就是他必須藉由父親的嘴巴說：「你阿公小時候最疼你了」等等，他是完全沒有印象的，他爸爸這樣跟他講之後，他就釋然了，覺得阿公其實是疼他的。對我而言，是沒有說服力的，所以我覺得這一篇到最後就有點弱。但是我承認，我懼怕的部分就是他寫得最好的部分。

房慧真：學生這個年紀，最常碰到的就是阿公阿嬤過世，尤其《父後七日》那部電影出來的那幾年，去文學獎就會有很多「祖父後幾日」之類的。這樣的文章它可能去連結童年、鄉村的回憶，跟阿公阿嬤相處的情感，可以說是一種套路。但是我一直覺得「死亡」這件事情，在臺灣，通常都是用那種道教的儀節去處理，這樣就會產生一種陌生化跟恐怖感，包括可能就要穿清朝的衣服、不知道怎麼就塗個臉白白的，在華人「孝道為先」的文化傳統下，裡面的情緒通常是被壓抑下來的。你會覺得這個是我的阿公，我怎麼可以去害怕他？或者是，真的是講出來很「政治不正確」，為什麼可以覺得他很恐怖？我覺得這篇文章裡的這個爺爺，經過很多層的轉化，包括他的那個椅沿，在裡面都是很重要的一個道具。在結尾的部分，我接收到的訊息或我解讀的方式，其實就跟曉楓不太一樣，可能因為阿公就是一個比較木訥的人、不太愛笑的人，所以這個小孩無法有

一個直接的情感連結，儘管阿公的愛是放在心裡的。他最後的這個轉化，還算在我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我覺得並沒有一個很生硬的反轉。

黃麗群：其實我滿喜歡這一篇，剛剛慧真把它的好處都講了。它滿立體的，建立出一個很立體的場景，連石老師都怕了。我對它的意見是作為散文整個邏輯過於「自洽」了，對於中邪、或者是對於蔭屍這些素材，在過程中我沒有看到它有任何懷疑，也就是說它看起來更像是鄉野傳奇，但它其實放到鄉野傳奇又太淡。這個敘事者在整個文章裡面，太接近一個「角色」，太容易接受這一切，就「噢，我真的中邪了」，完全沒有懷疑，像是一個鄉野傳奇中的角色被設定在這個場景裡面，它對這種似幻似真的一切毫無疑問與反問，不知道是不是要在五千字以內寫完，沒有空間去處理，或者沒有去說明為什麼這個敘事者，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怪事毫無疑問就能導向「中邪」這個結論？我是說，即使他告訴我，他被恐懼淹沒根本想不到這些，我都可以接受，但也沒有這一類的醞釀。除去這個小問題，我覺得其他的都還不錯。

〈已知用火〉

房慧真：這個題目非常好，但這個題目下分段的方式，我覺得完全不必要，就會變成好像馬克思三段論的東西。第一個是分段，第二個是他在寫跟這個輔導員的相處關係，當然我知道那就是在那幾天發生的事情，但是有點太流水帳，我當然知道你是想要多聚焦在那幾天，但我比較希望是一個，或者說那個順序直接擺過來也可以，但它這樣可能就只是，他們認識、跟中間的過程而已。

石曉楓：我首先附和一下慧真剛剛講的，題目很有新意，但那個三節分法我就覺得太笨了，不是一個很好的分法，可以再商榷。這篇有一點很棒的是他的文字滿乾淨、滿透白的，他的文字有詩意、有節奏感，也有一些靈氣，尤其是剛剛慧真說有點像是流水帳那個部分。其實我覺得他用了一個類似流水帳的方式，表現出對那個男性的迷戀，他也知道這個迷戀是空的，其實很像是金屬的刮痕，要把那種很難寫的身體啊、性愛關係寫得大家看得懂，卻又不會太重，我覺得這部分寫得很好。這篇到第三節「已知用火」，驚慌地收尾，怎麼突然之間就……我知道它的意思是說，他對他說來還是「火」，其實清醒這個結尾是好的，但是中間那些可能需要再延展、再鋪陳一下，可能會更好一點。

黃麗群：這篇我也有投，我覺得作者會寫，問題是不穩定，像是第一頁那一整大段其實可以不用寫，但是他又馬上會出現滿好的句子，例如說：「需要費勁擦拭這個字眼，直到它的意義明朗，才能繼續使用或和它共存下去」，這個敘述非常有「體感」，就是很多事是在實踐的時候才會知道那是什麼

東西。他用很優美、很有詩意的語言，通篇有許多這樣子的技術亮點。同樣的問題也是剛剛石老師講的，其實「已知用火」才是整個故事的重點，它已經脫離以前同志書寫的，很烈很傷害的路數，而是那種露水姻緣之後還是可以作朋友，興盡而散的淡淡的味道，雖然那個愛還是像火一樣，但我已經可以駕馭。我覺得是個別出機杼的世代風景，如果這篇文章最後有時間跟心力去收尾，把那個克服心魔的轉折再經營一下，我覺得它就會非常出挑。

〈阿蘭〉

石曉楓：〈阿蘭〉這一篇的文字比較樸素一點，前面會覺得有點冗，但看到大概第四頁吧，就明白它前面這些瑣碎的鋪陳，其實是為了迎來最後的高潮，收尾的意象把一整篇「救」起來了。他用童年時候阿蘭玩那個軌道，一個立體的維度這個東西，以及把他童年跟阿蘭在一起的下午的那個房間，比喻成「薛丁格的貓」那個實驗、那個房間，我覺得這兩個東西就很厲害，把前面所有敘述很厲害地綜合在一起。它沒有要表明什麼，但這樣表達情緒跟感覺，我覺得很好。至於人稱有沒有必要轉換？我覺得沒有那個必要性，從頭到尾都是「我」，好像也沒有關係，但我覺得它是一個小缺陷。

黃麗群：我也選了，所以我也接著講一下。這個作者有一個天分，他把我們腦中很典型的臺灣的私人神壇，那種在老公寓的三樓，外面有紅色的鐵窗，然後裡面會有這種很奇異的 *couple*，就是他講的那個阿蘭的爸媽，一個六十歲、看起來像是一個過氣老鴿的老母親，跟四十歲的繼父，然後兩個年輕的女兒……非常立體，還有喝蘋果西打那整個場景……他天生有一個魅力，就是語言雖然很樸素，去剖析它，好像也沒做什麼出奇的事情，但就可以重建那個世界。他也沒有真的寫出了什麼，但這也是他的好處，不一定要控訴、不一定要有反省、不一定要有大道理。唯一的意見是覺得他最後兩段：「他回憶那時的情景」到最後一句「不知道那時的情景……」其實可以完全刪掉。學生文學獎很常會這樣，講話要有一個結論，其實他就收在最後那個場景、那個阿蘭的房間，就會滿不錯的。我覺得他也是很會寫的啦。

房慧真：我沒有選，是因為我始終覺得這一篇對我有一種「文類的困惑」，包含剛剛那個人稱的問題，包含他的人物實在是太紛雜了，比較適合拿到小說裡面去處理的。在散文這樣的篇幅裡面，出現這麼多的人物，其實很難跨越關係去凸顯出來。還有一個部分是結尾那個「多年之後」，從這裡開始的寫法就很「駱以軍」，這種「傷害」、「蜂鳥的翅膀」等，但我們常常忽略駱以軍辭藻華麗的背後是有思想性的，但在這裡你要怎麼解釋這個

語言跟內文的關係？

黃麗群：他這邊不要用這樣的語言反而比較好，對不對？

房慧真：對，用了一個宇宙大爆炸一樣、無法迴轉的、永劫回歸式的……把駱以軍召喚出來，這真的太「駱以軍」。前面的東西非常好，你有你自己的東西，包括那個玩具車，或剛剛麗群講的那個蘋果西打，我非常喜歡，但為什麼你最後要召喚出一個大魔王出來？（笑）

黃麗群：就好像是把他前面苦心寫出來的那些東西，拖出來把它踩垮了，因為他搭出來的東西其實沒有那麼硬。

房慧真：所以我始終就是有一種文類的困惑，我會建議他寫成小說。

黃麗群：這個作者是會寫的，所以我還是把他拉進來。

【三票作品討論】

〈耳目〉

石曉楓：這一篇，說實話，我覺得還好。雖然標題是〈耳目〉，但不只是在寫他爸爸的雙眼，因為他爸爸是弱視。這篇比較精彩的部分都是在寫聲音，比如說，他爸爸的那個收音機，除了可以視為對家庭成員的一個邀請，也可以視為表達對家庭成員那種怒罵的抗拒，或者說那是一種求救的聲音。所以我覺得聲音的部分寫得很好。另外有一個部分，是已經到中段了，他母親離家出走，那個晚上爸爸突然上樓去看連續劇，他寫到爸爸在看連續劇的聲音，以及家裡正在上演的一齣荒謬劇，那種戲裡戲外的對照，然後最後恍恍惚惚地睡著了，有一些震動，是媽媽回來了，於是他又醒了。那種夢裡夢外，我覺得那樣的場景很棒，就有一點電影鏡頭的溶入、溶出感，這邊是寫得很好。不過呢，他最後有點太貪心了，其實滿短的，整篇不到三千字，在最後就一直要用那個標題的「耳目」意象，而且他要把爸爸、媽媽、姐姐全部都包進來，就很纏雜，最後其實沒有做得很好。

黃麗群：我覺得他也是很會寫，我很少看到一場比賽都這麼會寫。這篇剛好跟剛剛那個小駱以軍後面有一點差別，這裡面寫了好多好可怕的想法。對我來講，比〈中邪〉更可怕，像他媽媽說：「我一個小孩都不要」，那種家庭的傷害，但他從頭到尾都沒有發力去渲染這個傷害，反而更驚心動魄。他很鮮明地寫了一個很奇怪但很典型的男人，非常沉默、在家裡面角色非常小，可是他會在很莫名的時候做出一個讓大家爆炸的事情。他把錢全部拿去買了一塊地，幹嘛呢？他也沒有要幹嘛，就是一種彆扭的反抗。我覺得他調度這些東西真的還滿厲害的，不會很刻意。或者寫姐姐如何去討好母親，就是一個家庭裡面的成員不停地站隊，我覺得他在三千字這麼短的篇幅裡面，把這個家庭的事情寫得非常好。但同樣是剛剛石老

師講的，我看到後面的時候，想說……啥？

石曉楓：前面寫得那麼好。

黃麗群：對啊，然後「因為我其實不如我想像中那般聰明過分。」這整句……他大概已經不大知道自己接下來要怎麼辦了。另外，也不用一定要〈耳目〉這樣的題目，有時候其實樸實一點地去處理那些象徵性的東西，題目啊、結論啊，可能都還會好一點。但他還是滿會寫的。

房慧真：我覺得這個家庭很有一種「劇場感」，有點像最近《單身動物園》的導演，包括寫到姐姐的角色，姐姐為媽媽做很多事情，而媽媽也是裡面比較嘗試的、也許也是比較成功的。我覺得這個有點像是一個「森林法則」，要找一個強的去依附，甚至要用這種討好的方式，例如買愛喝的咖啡。他沒有放很重，但我覺得有一種「宰制」的關係，在這個宰制的關係裡面，這個父親的角色就很像是家裡的「盲腸」，應該要被割掉之類的。我自己是滿喜歡他在前面寫的家庭，就是用各種的角力、或者是爸爸出場、媽媽出場那樣的感覺，但的確就是那個結尾……我在想，這個年紀的寫作者，他們其實有些人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能力已經在上面了，他的作品比他本人沉穩，這其實是有為的，這次有幾篇都可以看出有這樣的特點。

黃麗群：我覺得這一篇如果可以在前面稍微鋪陳一下為什麼媽媽突然不再謾罵爸爸，然後他考上了大學，這樣就結束了，也很好。他有部分寫得很好，他會虛構一個爸爸的形象，把小時候的記憶寫在作文裡面，然後老師當作褒獎念出來的時候，他感覺就像被公開處刑。我覺得這個內在的自省跟洞察非常地好，這個也是會寫的人才會有這樣的洞察。

石曉楓：後面應該是被教壞了，被老師教說作品最後一定要有什麼起承轉合。（笑）

〈晴天落白雨〉

石曉楓：我可能整天都在看學生的創作，壓力有點大，所以有個壞習慣，每次拿到一大疊作品的時候，會先稍微 run 過一遍，然後我覺得有點難度的、或者比較期待的，會放在最後面慢慢欣賞，但是基本上是很快速地先看過。這篇我第一次就把它放在最後面，後來覺得我沒有看錯。這次的十幾篇作品裡，每一篇都可以挑出一些毛病，但這篇我自己是覺得沒有什麼多餘的東西，每樣都很準確。從〈晴天落白雨〉這個題目開始，一層一層地去環繞這個概念，用意象去堆疊，很明確去寫出一種，這應該是「躁症」吧？他很具體地把躁症者內在的那種暴亂，用很有張力的文字呈現出來，那個情緒彷彿隨時都要破紙而出，可是他又在關鍵時刻把它收回來。裡面有提到《憂鬱貝蒂》這部電影，有一點像女主角那種情感狀態，但沒有她那麼瘋狂，可是讀起來就更恐怖，裡面會有一種壓抑的

恐怖感。看起來「晴天落白雨」的意象是非常亮烈的，但背後有很大的陰暗面。我覺得這篇就是一個才華洋溢的作品。只是，我覺得敘事者過得太苦了。

房慧真：這篇是我這次的第一名，一開始不太好進去，一旦進去之後，你會原諒他所有的……我們可能要作一個文本拆解，挑一些小瑕疵，但你會忘記那些東西，完全進入這個主題。他屬於一個刀鋒之上的寫作，在這個狀態裡面剝除了一種講究事實的邏輯，一開始看到那個「麥田圈與濃稠的綠色欲焚」……但是有時候剝除那樣的東西，他的想像在裡面其實是走得非常遠的。但我覺得他也沒有天馬行空、失去依據，再怎樣天馬行空的想像也都有現實的依據，所以我很喜歡裡面寫一些穿衣、吃飯、睡覺、上課，甚至是嘔吐，這些是他的日常，日常在裡面是一個絕對真空的空間，藉由這樣作出一個反差，所以這篇是我非常喜歡的。

黃麗群：這篇也是我的第一名，我想大家應該都是。我在學生文學獎裡面看到這篇滿嚇一跳的，他的文字完全沒有問題，已經是他自己的了，精巧準確，然後又漂亮。我覺得他為什麼會寫這麼好的原因是，他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自覺的作者。我們會看到很多這種鬱症、躁症、精神病出現，很多人會陷入一種哭號、大哭、訴怨，但是裡面沒有任何的訊息量，就只有「我很痛苦、我很難過」，然後大家都該來看我的痛苦跟關心我的難過。而這個作者最嚇人的地方是在，他把那些可怕的事情都用燦爛、華麗的意象去包裹，他說嘔吐像金幣一樣，身體裡面那種不安就像是汽水的氣泡一樣，然後所有的顏色都是金黃光亮的。他非常知道怎麼掌握躁症那種一會兒快樂、一會兒亢奮，他不寫什麼我腐爛、我低垂，我怎麼樣，他充滿了氣球與旋轉木馬，足以讓人感受到一個瘋狂的馬戲團。濃淡的控制也很好，比如說他媽媽把那個咕咕鐘就拆了，那種淡。一開始我不知道〈晴天落白雨〉這個題目在做啥，但看完也是覺得非常好，重點是，他在這個龐大的迷亂之中，還有另一個意識是非常清醒地看自己的一他說「我其實是幸福的，我怎麼會這樣？我其實就是一個好學生，我的人生這麼多餘裕，我到底還求什麼？」我覺得是這個洞察讓他沒有落入那種只剩下哭嚎與討拍的書寫。

房慧真：就突然抽離出去。

黃麗群：對，完全有個很抽離的觀看，當然那個病會讓他有部分還是沉在那裡面，但這也是他那麼好看的緣故，就是他既清醒，可是又很迷亂，文字也都非常好，「晴天落白雨」的意象在這裡面真的非常迷人。這篇我真的很想知道作者是幾歲耶！這篇我看在三大報都非常有競爭力。

房慧真：但我覺得三大報就不太一定，你知道那種決選，有時候他就比較喜歡那種中規中矩的。

黃麗群：他的結構也是很好的，最重要的是他其實都有推進，有些文章在講一件事情的時候，會出現一個狀況，就是他不停在同一件事上打轉；但這篇文章在迷亂中不斷一層一層往外推進，從那種非常抽象的內在感官描述，然後不停推到外面的世界、他的家、他最後對自己的俯瞰，真的很不錯。

石曉楓：看到這篇好值得。

【散文組最終評審結果】

高嘉謙：好，大家都講完了，那我們剩下的工作就是排序。你們要打分數嗎？還是直接這樣排？第一名就打六分？

房慧真：六、五、四、三、二、一。

（第三輪投票分數統計：〈姓名過敏症候群〉6分，〈中邪〉12分，〈耳目〉9分，〈晴天落白雨〉18分，〈已知用火〉8分，〈阿蘭〉10分）

高嘉謙：好，我們的結果出來了，第一名是〈晴天落白雨〉，第二名是〈中邪〉，曉楓被嚇壞了是吧？

石曉楓：對，到時候，〈中邪〉不要叫我寫意見，不然又要重看一遍。（笑）

高嘉謙：第三名是〈阿蘭〉，剩下的就是佳作，大家對這樣的結果可以嗎？

評審齊聲：可以啊！

【☆小說組】

時間：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週四）13:00 – 15:00

地點：中文系紀念室

主席：梅家玲

評審：蔡素芬、郝譽翔、劉梓潔

記錄：鄭博元

整理校對：許佩君

【決選作品】

編號	作品名稱
4	雨霧中
9	補破網

14	菟絲花
20	火來總
22	吊扇
23	落鏈
29	下巴
31	老房愛情故事
33	油漆
39	水停留的形狀
46	打醮
47	動物世界
53	島們
55	趁食查埔
61	山上的鬼
68	遊俠

【整體評價】

梅家玲：今年小說組收稿成果豐碩，謝謝三位評審老師的辛苦閱讀。我們現在進入評審流程，大致上請三位評審老師先就整體分享評閱心得與評選標準。第一輪投票完畢，再開始逐篇討論，交換意見。那麼就請三位老師談一下入圍作品的評閱心得，小說寫作的趨向，同學們所達到的水平等等，如何？

蔡素芬：這一次十六篇作品中，同志作品占了七篇，將近一半，同志議題的作品多，難免使彼此之間的競爭性較高。短篇小說方面，我比較著重在完整性，現在的長篇小說越來越不講結構，常是片段與片段的結合，而同學們，特別是年輕的創作者，無形中會複製長篇小說的寫法，很容易看到同學們組織不起片段的串聯性，變得像碎片，無法把重點、主題帶出來，傳達強烈的訊息。我希望故事能是有機性的，同學們在這部分需要再努力。同學們的文字表達能力很好，但很多作品常常某一條線就斷了，或者組織不起來，但也有作品有創意，具特別的形式，並能傳達主要訊息、帶動氣氛，這種作品我會鼓勵。

郝譽翔：這次看臺大文學獎的作品覺得特別辛苦，這是個可喜的現象，每一篇的作者都是「有話要說」，且都不簡單，看得出來都是聰明的作者，都是有備而來的，足以看出臺大同學的水準，在質量上面成果都是不錯的。但有些作品的確像素芬老師說的，有落掉一些東西之處，但其中很多也不遜色於社會組的文學獎。裡面確實很多同志的題材，同學們擅長從時事入題，這方面的討論很多。還有本土題材，如日治、臺語語彙、鄉土題材。這是今年臺大文學獎的特色，本土的題材確實特別多，較我評過的其他學校都來得多，可能也代表我們這些年來本土教育的成功，同學關心本土的問題。

劉梓潔：這批作品可一眼看出都不是新手之作，作者都是很聰明的，知道應該怎麼寫、寫什麼，看一兩篇之後就會把標準提高。十六篇中都有兩兩對峙的狀況：臺文／中文、新／舊、輕／重的題材。可以看到年輕人把他們使用的語言運用在華文寫作上，但某些部分又有信心不夠的狀況。很多篇中都看到他們努力平衡、交織兩種語境的感受，看得到同學努力的痕跡，但我希望能看到不落痕跡的作品。作者都很聰明，故事之外都有形而上的訊息想要傳達，這是有高度的作品，但是有時在往上走時，底下的故事線就放掉了，這是比較可惜的部分。對於一些新手作者，還是建議先好好耕耘底下的故事，以實打實的方式比較保險。

梅家玲：謝謝三位老師，就本年度的人圍作品提出了精準的意見，應該可以對日後有志於小說的創作者，得到不少啟發。先來討論我們第一輪投票每個人要圈選幾篇比較合適？

蔡素芬：就五篇吧！

（第一輪投票結果：〈雨霧中〉3票，〈吊扇〉1票，〈落鏈〉1票，〈下巴〉1票，〈老房愛情故事〉2票，〈油漆〉1票，〈水停留的形狀〉2票，〈打醮〉2票，〈動物世界〉1票，〈山上的鬼〉1票）

【得票作品依序討論】

〈雨霧中〉

蔡素芬：這篇作品是延伸呂赫若的故事再創作，歷史中呂赫若到了鹿窟被蛇咬後就沒下文了。這篇作品延伸鹿窟之後，呂赫若到了九份，與小說中女子寶蓮發生師生、情侶的關係。這種「延伸再創作」在小說中是可以成立的，問題是寫歷史人物其來有自，但此作品無法被獨立閱讀便理解，讀者得找其他資料來看才能知其來龍去脈。一篇獨立的小說應該有因果，〈雨霧中〉看不到因，讀者得先要有呂赫若知識上的背景。這裡有三條線：一個是寫老師；另一個是寫組織，透過正文作為訊息傳遞；再來一

個是寫寶蓮的父親。正文的線與歷史上的呂赫若是能連接的，作為訊息的傳遞者，宣傳共產思想；但後來要寫寶蓮跟呂赫若之愛，又寫呂赫若與父親，會有點多焦。到底要寫呂赫若在歷史上的角色，還是寶蓮這個角色所經歷的？多焦同時也是失焦，連結太多，會變過度情感化的書寫。這篇的優點是文字鋪排能力、渲染極強，文字相當精彩。

郝譽翔：文字渲染，全篇充滿詩意、浪漫的感傷，非常動人，作者是專業寫手不是素人。但是在寫作的方向上可以斟酌，例如呂赫若其實是當前「政治正確」的題材。另外素芬也有提到此作品切入的角度，為何這麼寫？前因後果是什麼？我想這篇可能是要從寶蓮的角度寫倖存者，帶著贖罪、懺悔的心態而活著，大家都犧牲了，唯獨他成為默默的見證者的精神。但這種倖存者書寫，已被太多文學作品演繹了。選擇這樣的題材有沒有辦法突出新意，如果只是要渲染感傷，恐怕使作品失色。既然選擇這個題材，有沒有辦法從歷史中挖掘更多我們沒有看到的東西，這是這個題材必須面對的課題，但就學生而言，小說能做到這個程度已經相當成熟，因此我們三位都有投。

劉梓潔：這一篇的關鍵字蓋掉的話，它還能不能是一篇吸引人的小說？我試著去忽略這些符號與訊息，但看到鹿窟時就已經無法脫離，知道他是由史實進行文學上的改寫。這篇聰明的是，它虛構了女學生寶蓮，我從頭到尾都有被它抓住，跟著女學生的視角往裡走。文字和情感上的節制與成熟，是非常有功力的作者。的確會怕他過於抒情，但他在結尾上收得非常好，退回現實與虛構關係，倖存、犧牲這些比較重的東西，倒數第三行：「幸好我們與小說一樣，組織裡都沒有人受傷。」最後開放式的收尾，還是保有小說的含蓄與包容。

〈吊扇〉

劉梓潔：這篇的字數少，只有其他篇的一半，但卻是這十幾篇作品中比較難得的，用年輕人網路世代的語言，以黑色幽默寫校園霸凌，當然還是有一些痕跡，像蒲松齡的引文蓋掉也無妨。我喜歡它的輕巧可愛，一直到了最後都沒有放掉，用簡單小品式的敘述方式在講霸凌。

蔡素芬：敘述很簡單，比較單純的意念，字數也不多，相對於其他很多篇放很多複雜的東西略顯簡單、薄，因此我就沒選這篇。

郝譽翔：剛看也很喜歡這篇，直視人生，又可以用輕快的、犀利的角度書寫周圍人物與環境，讀起來是很愉悅的。但是中間老孫形象發展得不夠完整，比較可惜，如果中間有多一點更從容的鋪排會更好。這個作者也是會寫的，有待時間發展得更完整。

〈落鏈〉

郝譽翔：這是我圈選的最後一篇，讀起來有很多文青的包袱與痕跡，像單車、天橋、落鏈，就會辨識出吳明益的〈單車失竊記〉。作者是有文藝素養的同學，文字的鋪排、氛圍的營造上，某些部分是成功、成熟的，看得出來寫作的誠意，這是打動我的地方。其他的問題，像是標楷體與細明體的穿插有點多餘，哥哥、弟弟之間的對話風格太有仿效的痕跡。這是同學書寫時須意識到的問題，有太濃重的別人的影子，會較為可惜，失去自己的特色。

劉梓潔：比起其他篇，比較像是習作，青澀的痕跡比較明顯，但事實上沒有太大的區別。這篇比較多的是青春自溺的部分。鼓勵作者繼續寫下去，這些痕跡與包袱會漸漸褪去的。

蔡素芬：此篇有詩人的多愁善感刻板印象。其他的問題是，哥哥跳樓的動機不強，雖然父母過世，但造成跳樓的動機不明顯，只有憂傷而已嗎？而弟弟是寫小說的人，說話太過文藝腔。當然文字鋪排能力不錯，但難道文學情懷就一定是悲傷嗎？

郝譽翔：很濃厚的倖存者情懷，不知道為什麼，年輕一代特有的倖存者情懷。

蔡素芬：也許社群網路、媒體都強調我們的歷史記憶，年輕人的生活資源匱乏，年輕一代作者傾向於抒寫對現世的憂憤。

〈下巴〉

蔡素芬：寫同志，作品的切入點很有趣，有創意的是虛實交錯。虛構的部分，因為懷疑母親洩漏自己是同志的祕密給父親而生氣，小說前面製造一個割下媽媽嘴巴洩憤的想像；在真實的部分，寫父女的關係寫得很好，因為父親很關心她，本來是要好好發展作一個品學兼優的孩子，結果上臺北念書後，開始抽菸，還帶了假男友回南部，最後爸爸發現。作者用這種方式講故事，對小說來講，是一種創意。

劉梓潔：我在看這篇，喜歡的是有種中產階級的張力，女兒與父母之間卡頓的關係，關係雖好但藏著祕密，表面的和平隱著不去戳破。最大的亮點是下巴，如果把恐怖的意象好好經營，不要陷於瑣碎的對話會更好。

郝譽翔：感覺他寫的世界有很大的張力，但是個歪掉的世界。他跳脫一般的寫實，遊走在現實與超現實之間。字裡行間總覺得還有一些訊息在滲透，可能是作者有意無意經營出來的，也有可能拿捏得不夠好，導致猶疑。小說裡面的「腐爛」，總覺得是一個不對勁的世界，但是作者絕對有很大的創造力。

劉梓潔：最後收得很好，說怕媽媽傷心，讓讀者感到揪心。也許是新世代的同志在中產階級保守家庭中面對的處境。

〈老房愛情故事〉

劉梓潔：我滿喜歡這篇小說的，從頭到尾都很穩，結構完整，應該是這批作品中最完整的。人物的形象對比，自始至終都抓得很精準，是很純熟的寫作者。作品用兩個家的對照，窺視者的家與小淳的家，貓進入他的生活，寫貓的時候非常生動，把孤獨少年哀傷的情境，與貓的情感寫得非常好。最後貓生小貓，也背叛他等等。但結尾殺貓，我覺得下太重，反而把前面的情感破壞掉了，假設沒有這個結尾，前面節制抒情的哀傷，其實營造得很好。

蔡素芬：這個同學的想像力非常厲害。後面殺貓我可接受，看作是年輕人變態的愛情觀。作品寫一個父親過世，與母親生活在一起的宅男，他一直在偷窺隔壁的小淳。隔壁的小淳有男朋友後，只能偷偷觀察，移情到母貓，後來小淳也結婚了，但他一直沒動作，後來母貓也背叛他。這種變態書寫寫得很好，文字很美，並且情節緊湊。

郝譽翔：也可以視作一種倖存者的哀傷，因為他的爸爸過世，他母親就不再說話。不曉得年輕世代為什麼有這麼強大的哀傷，一個人的過世可以摧毀整個世界，彷彿困在繭裡頭，懷抱著倖存者的哀傷。

劉梓潔：我沒有選，是因為把這篇與〈山上的鬼〉比較，我選擇後者。兩篇都寫到明顯的空間，〈山上的鬼〉是同志與整個城市肉搏，更吸引我。但這篇我也喜歡。他在一個閉鎖的空間，宅男的暗戀與變態，在毛骨悚然的狀況中展開，也會讓人不舒服但又覺得他耽溺在變態的美感中，不斷在背叛，但寫起來不是哭天搶地的哀傷，這種變態的極致，從頭到尾都掌握得非常好。

〈油漆〉

郝譽翔：這一篇我給的評語是「細緻而溫柔」，雖也是寫同志，但寫出了一個不一樣的面向。藉由回鄉寫出他的過去，也帶出同婚公投議題等，他寫同志題材是不落痕跡的，寫一種被壓抑的暗戀，與整個鄉鎮的情景：如外婆、媽媽、魚市場等等，我覺得他勾勒出一個不一樣的同志文學樣貌，而不是用大聲呼喊、旗幟、上街頭、宣揚情慾自主等方式，跳脫了同志文學既定的窠臼。而作品裡，清的角色若隱若現，其中老師對同志的態度寫得非常真實，老師要他不要那麼溫柔、嘤聲嘤氣，確實是很多現實中的人遇到霸凌，會回過頭告訴小孩，「這是弱肉強食的社會」。他寫的這點是真實而不流於口號。

蔡素芬：這是一篇同志的壓抑之作，平淡而深沉。裡面主角清與平感情穩定，處於一個很好的狀態。這一篇的問題是，他描述了母親頭幾次很暴力，但

有時候溫和，他認為這種情緒起伏是家族的遺傳；另外，他常常覺得自己的悲傷無來由。我覺得這篇問題在他沒有講清楚這種憂傷，是因為遺傳還是作為同志內在說不出的憂傷？若只是把憂傷用文字表現出來，會很可惜，既然都寫了母親的情緒變化及自己的情緒，則角色們的相互關係、前後變化應該表現出來。小說總要有訴求，而不只是把觀察寫出來，應該更詳細一些，強化與母親的關係等。雖然氣氛經營得很好，但如果交代更清楚會更好。

劉梓潔：結構上是滿好的，寫一個同志回鄉公投的議題，很有畫面，也可以好好鋪展。題目叫〈油漆〉，例如把象徵父權的蔣公刷得亮亮，小地方不斷有亮點出現，很多很好的細節。用很多短句描寫與母親關係的斷裂，但用太過輕巧的方式，讀到後面要不斷去猜測：「到底發生什麼事？」

〈水停留的形狀〉

蔡素芬：之前舞鶴有「一段到底」的先例，只要可以讀、有故事性我都可以接受。

這一篇寫得非常深沉，非常有才華、創意的一篇作品。因為都融在一段，敘述上我有仔細把時間點標出來。整個故事是她在花店工作，男人最後把她包裝成一束花。男人侵犯她的身體，之後又把她刮毛，打扮成花束扛到公寓，這也是一種侵犯。但在整個過程中常跳出去講家庭，講她與媽媽的關係。小說裡講到媽媽過世、埋葬媽媽等，然後父親找了新的女人陳小姐，以及她年少墮胎，她跟爸爸要求開設花店，並認識一個女同志前輩，與她發展出愛情。之後被男人侵犯後帶到公寓，她跟女同志求救，但這個男人不准，最後她跳到墳裡。整個過程描述其實很清楚，水的形狀就是年輕時候與少年發生身體關係，可以說是受孕、受精卵，水的狀態而受孕的意象。本來很好的身體關係變成性侵案。後面她問這個男人說我們是什麼關係，我們可以發現作者以一個很隱晦的方式講，這個男人很可能是她的父親。一言難盡於是一鏡到底。文字很好，語句很用心鋪排。

劉梓潔：身體書寫從古到今，常是剛開始寫作的人會練習的，在這麼多類似的題材中，我覺得這篇有作出不一樣的東西。雖然很多前輩，如舞鶴老師、王文興老師有他們實驗性作法，但此篇仍保有作者個人的詩的腔調，整篇非常沉重，但是在寫身體上的碰觸又很細膩。以一鏡到底寫這樣的題材的方式，絕不只是炫技而已，的確是題材需要。

郝譽翔：我是給他 A 的，文字技巧很好。這篇作者絕對是非常優秀的，但我沒有選這篇是因為我疑惑這樣的題材，那個男人很可能確實是她的父親，但這題材把狀況推到極端，母親過世，父親性侵女兒，我會納悶為什麼她不逃脫？文中營造出的氛圍情境，也不覺得她是弱勢者，而是中上階層。

第七頁的對話中說「是那個騷貨吧？」、「你不要動就沒事」等等，我覺得那個語言太灑狗血，還有最後如何打破碎玻璃朝著男人的臉、踢下床等等，都太過頭了。但當然若要寫這種暴力美學，這種作法確實無可厚非，我可能太保守了，但就還是會困惑，是否有必要這樣，推到這麼的極致。但就美學角度來說，這個作者絕對是有功力的。

蔡素芬：以美學觀點來看，作者確實表現出他的才華。這樣一段到底的形式確實與他想傳達的強烈內容相互配合，一鏡到底的暴力美學的展現。

〈打醮〉

劉梓潔：如我前面的總評，他是從頭撐到最後，不論是語言還是意象，如民間信仰等等，他深入了解後，以符合這個題材的語言去表現，有點像林俊穎《我不可告人的鄉愁》。

郝譽翔：這篇是這次臺語寫作中最成功的一篇，沒有語境錯亂的狀況，作者相當沉穩，是很有能力的寫手。我覺得他氛圍掌握得很好，描述鄉村臺語夾雜文言文魔幻寫實的語境，尤其是有撐到最後。唯一的遺憾是，結尾挖到一堆骨頭，那些……狗仔也死了，可能是漳泉械鬥的遺骨……有一點真相大白的簡單感，比較可惜，結尾稍嫌無趣，稍微減損了小說想像的趣味。但小說的語言，特別節奏，掌握得很好。

劉梓潔：我覺得他有功力跟能力用新的語言去講老的事情，這是非常難得的。當他在講法師、拜拜的過程，不會讓你覺得是在看臺灣民間傳說。

蔡素芬：梓潔認為他的文字很新，但我會覺得這種文白交雜的語言缺乏新鮮感，像〈老房愛情故事〉或〈水停留的形狀〉，他們都有自己特殊的語言敘述，反而這篇文言文與白話交雜，很多地方都看得到，尤其是描述歷史事件時，很多作者都是這種寫法，反而是一種阻礙，我覺得比較沒有新鮮感。但前面的設計是很有趣的，最後導引出閩粵械鬥死了一百多人。結果狗仔過世居然是一場車禍，被偷偷葬起，卻沒有報警，變成失蹤人口，這裡也好像沒事一樣；另外狗仔死法也很離奇，但後面竟然只是因為土地開發，才挖出來，發現只是械鬥的骨骸。會覺得有點避重就輕，好像沒有能力講好閩粵械鬥，因此以這種方式書寫。當然，優點是他的對白很豐富，有他的特殊性。

〈動物世界〉

蔡素芬：這篇寫得很可愛，是這一批同志作品中唯一一篇講到「認同」的本質，尤其文中描述他在高中階段發現自己的同志傾向，然後將同學視成一種動物。這其實是一種投影，作為一個同志，自己被看作是異類，覺得不平衡。小說中的張老師也是同志，與同學小中發展出性愛關係，兩人也

被同學視為動物的形象。這是一種悲觀，同志不是動物就是鬼，像郭強生寫的同志都像鬼魂，這個作者寫的同志變成動物，但是小說後面說動物同歡同樂，彷彿是同志們的樂園，裡面有一個大理石的十字架，大家口中念念有詞感謝神「給予我們自由」，最後的這個幻象，他們接受了自己的本性，從中得到自我愉悅。因此有別於其他同志作品的壓抑，他書寫了認同，我認為是一種創意，而且也滿完整。

劉梓潔：很可愛的是他跟異性戀女友部分，但我沒有看到主角面對自己同志身分的掙扎，因此後面的平和，像在嘉年華時，我感覺轉得太快。

蔡素芬：我是感覺他沒有很壓抑，他只是發現他的同志的身分，他沒有否定自己，最後認識本質，寫得很陽光。他也嘗試想成為異性戀，但最後認識自己。

郝譽翔：用動物形容自己很可愛，也很精彩，特別是形容女朋友的語彙，忽然變成一隻臺灣黑熊，其實是滿可愛的。沒有投票是因為懷疑這樣的結論會不會過度樂觀，在一個狂歡的國度就自由了嗎？但相對於其他篇，的確是比較有正能量的。他用的語言其實比較直白，有一些不該用在小說裡的，像英姿颯爽、風度翩翩，不知道是刻意搞怪還是如何，但顛覆了我們一般小說常見的語彙。

蔡素芬：表現出又嘲弄又肯定，同在一起的歡樂。

〈山上的鬼〉

劉梓潔：我喜歡它把同志的革命、肉體探索與城市地景結合在一起，我覺得如果投臺北文學獎，也會是一篇標準的得獎作品。

郝譽翔：我喜歡這篇也是它的意境，風格雖然有舞鶴式感覺，那種像在城市漫遊，《鬼兒與阿妖》之類漫遊者等等，但《鬼兒與阿妖》是閉鎖式的，而這篇是開放的，行走臺北。這方面非常成功，語言也非常搞怪，以狂歡式的語言。唯一的問題是，畢竟是一種漫遊，整個結構上比較像是拼貼。

劉梓潔：明顯技術上的缺點，就是分段式的方法。〈九歌〉引用的必要可再斟酌，而他的聰明是題目用〈山上的鬼〉，公館附近的蟾蜍山、寶藏巖，非常自在奔放而邊緣的。作為鬼的快樂與自由，是一種狂歡。

蔡素芬：語言非常有特色，它可以濃縮意涵，很跳動，像是一兩句形容後，可以把背後的意涵濃縮在其中，有點舞鶴、朱天文的味道，而且文字意象都滿好的，但是就是太破碎、過度的片段，事件的陳述如此片段，很不容易讓人理解背後到底有什麼要訴說。

【小說組最終評審結果】

梅家玲：三位評審老師都對作品作了詳盡的討論，下面我們便進行第二輪的投票，先討論投票的形式。素芬覺得呢？妳的經驗比較豐富。

蔡素芬：直接排分數呢？原先個人選的五篇可以有些調整。現在有沒有可以放棄的？

郝譽翔：〈落鏈〉我可以放棄。

劉梓潔：〈吊扇〉、〈山上的鬼〉我可以放棄。

梅家玲：如果大家沒有要放棄的，這七篇給分數也可以，覺得最好的就給七分，七、六、五、四、三、二、一，以分數多少排順位。

（第二輪投票分數統計：〈雨霧中〉18分，〈水停留的形狀〉16分，〈動物世界〉15分，〈老房愛情故事〉14分，〈下巴〉7分，〈油漆〉7分，〈打醮〉7分）

（經評審們討論，為給予參賽同學更多鼓勵，決定佳作增加一名額。）

首獎：〈雨霧中〉

貳獎：〈水停留的形狀〉

叁獎：〈動物世界〉

佳作：〈老房愛情故事〉、〈下巴〉、〈油漆〉、〈打醮〉

【☆劇本組】

時間：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週三）15:00-17:00

地點：中文系紀念室

主席：汪詩珮

評審：何一梵、呂柏伸、趙雪君

記錄：陳湧漢

整理校對：許佩君

【決選作品】

編號	作品名稱
1	一口螃蟹一口酪梨
2	梨花頌
3	你等誰等你
4	天花板上有什麼？

5	還是女生比較好啦
6	殘喘
7	有一天
8	月球少女小雅
9	Reversal
10	在月臺上
11	擬仿

【整體評價】

汪詩珮：非常感謝三位委員為臺大文學獎劇本組完成審查。今年只有十一部劇本投稿，因此直接跳過初審，全部作品一併在決審討論。先請三位評審發表評閱綜合心得與感想。

趙雪君：我在讀十一篇作品的時候，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性別議題快要變成主流了，雖然大部分都探討得還滿常識性的，內容也沒有太深刻。我會比較注意到語言的成熟度問題，有的語言很生澀，我通常就會在短評中把它點出來，有的主題模糊，真的不太知道它要寫什麼。還有情節流不流暢、人物突不突出也是評分標準，細節的部分等等再說。

呂柏伸：我是導演，所以在讀劇本的時候，我常常在想，「這個劇作家到底要說一個什麼樣的故事？」接下來就是回到「他怎麼說這個故事？」這次的作品裡面，大概有一半以上掌握戲劇形式的寫作方式。運用舞臺，除了語言文字之外，對掌握劇場的其他元素，不管是布景、道具，或者是聲響、光線，都會寫在劇本裡面，而好壞是另外一回事。這十一篇作品裡面，不管是談愛情、談情慾、談性別、談同志議題，有的故事說得很平鋪直述、很清楚，有的就會有一種故弄玄虛，明明可以說清楚的東西，可是就是在表演形式，或呈現形式上面故弄玄虛，弄到最後說得也不夠清楚。回到剛剛雪君說的，他們到底為什麼要說這個故事？那這故事到底要跟觀眾溝通什麼？有幾個作品在讀完之後，我真的抓不到這個劇作家到底要說什麼。另外，就是在一些演出形式上的設定，有些劇作家其實是很有自覺地在控制這些事情。但我認為「好壞」是另一回事；而有些東西，譬如舞臺上有時候要出現麥克風、有時候出現這個、那個……，這些東西對我這個導演來說，讀到這個劇本時，劇作家已經限制，說他希望用這個東西來呈現，可是我又讀不出來為什麼要用這個東西呈現的時候……〔按：相當於需要「二次創作」〕……倘若一個劇本要被「二次創

作」時，我也覺得使不上力。我相信劇作家在寫的時候，常常會知道這個東西象徵什麼，可這個「象徵什麼」，能不能在我們讀完這個劇本時，很清楚地發現？這次好幾個作品，他們用的方式，我實在不太懂。再來，我對於語言這個事情也滿在乎的。這一次的語言，有些真實感還滿高的，你會知道這個語言適合這個角色說，這個角色會說這樣的話。可是，滿多的語言都流為劇作家意念的傳聲筒。這是我發現這次在語言上的一個問題。

何一梵：我知道因為這是文學獎，基本上我們的發言是要給學生聽，希望對他們有所幫助。但是作為這個角色，我一直很尷尬，其實我很不喜歡當評審，完全是被主席硬凹過來。為什麼不喜歡當評審？因為自己不管看戲也好，讀劇本也好，我永遠都提醒自己：我就是一個普通人。所以這個劇本能不能跟我產生關聯？跟一個普通人產生關聯？它能不能幫我探討一下我作為一個人活在世界上，我們的處境有什麼樣的問題？不管是政治、性別、宗教、情慾等等。如果能夠跟我產生關聯，我都會很感謝。所以我當評審的標準，第一個就是很普通人的標準，能讓我對我的處境有所了解。那從這個標準延伸出來，有兩件事情是在看劇本的時候，我會覺得跟我無關的。第一件事情是，剛剛柏仲有提到，就是在玩很多的劇場形式。有的玩得好，那個「好」大概是他還是知道自己在講什麼，以至於他用了這個形式。還有很多的狀況是，我通常把它叫作「紙上導演」。作者在寫劇本的時候已經想像自己是導演，在做很多劇場形式的操作。我們北藝大有很多劇創組的學生，都是這種「紙上導演」，我就經常罵他們說：「作為一個劇作家應該做的責任，你逃掉了。作為一個導演，應該在排練場很辛苦的責任，或是要面對的很多麻煩，你也逃掉了。這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所以，第一個就是當紙上導演、玩劇場形式，這可能是我個人不是那麼認同的一種劇本創作。

第二個是，我在看的時候有另外一個想法：可能這個小孩子是我的學弟妹們吧，就是臺大的學生，他們向來都覺得自己很聰明，所以都努力要表現自己很聰明、很獨特。他們會用一些元素，這些元素只要用了，這個劇本看上去就會有一個 "quotation mark"—「戲劇性」。這個東西一用下去，好像就會很有力量。但是那只是在操弄觀眾的情緒，它並沒有真的幫助我去了解什麼，我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的處境是什麼等等。所以像這樣的事情，我個人也不會那麼的認同。

所以，大概就是有一個正向的標準，有兩個反面的標準，這個地方先陳述出來，希望能對與會同學有一點幫助。

汪詩珮：謝謝，大家雖然含蓄，彼此都能意會其中道理。現在進行第一輪投票，因為劇本組有六個名額，以六票為限，也可以不投滿六票。

（第一輪投票結果：〈一口螃蟹一口酪梨〉3票，〈梨花頌〉1票，〈你等誰等你〉1票，〈天花板上有什麼〉3票，〈殘喘〉1票，〈有一天〉1票，〈Reversal〉1票，〈在月臺上〉3票，〈擬仿〉1票）

汪詩珮：獲得一票的作品有六部，我們先討論。

【一票作品討論】

〈殘喘〉

趙雪君：我個人非常不喜歡這篇作品，選進來是……它除了電腦排版（Word）很不好之外……語言算很流暢，情節的轉換也滿巧妙的，一段一段就這樣過去。討厭它的原因，並不是「亂倫」不能寫，它給我一個很強烈的反思，我覺得它是在一個極端不堪的性關係當中，試圖寫那個家庭的失能。單純的破壞跟摧毀要描述是很容易的，但最後帶給讀者和觀眾「什麼」？是零、是空的。如果說「教忠教孝」是對文學藝術的桎梏，可是像它這樣去呈現永無止盡的荒涼與墮落，甚至最後那非常挑釁的幾個字：「來世再見」又是什麼？有一種很冷很冷，極強烈的反社會人格，所以我很不想認同它。可是除去這個反社會人格來說，每一段都很流暢，語言掌握也不錯。由於我覺得掌握語言並不容易，所以我很勉強地給予它比七十高一些的分數，這是因為只看「語言」這件事。

何一梵：我不覺得它有反社會人格，我覺得是在操弄一些非常容易引起感覺的元素，譬如亂倫、殺人。他在操縱觀眾，他也被這些元素操縱。他並沒有真的好好寫劇本。

呂柏伸：在讀這本劇本時，我和雪君有同樣的感受。在讀的過程以及在讀完後，感覺是憤怒的、生氣的。我在想一個劇作家之所以要寫這樣的故事，是否應該在這個故事中，有一些自己生命經驗上的連結？而我卻心生「這個劇作家的原生家庭有什麼樣的問題？」

趙雪君：會覺得有一點恐怖，是嗎？

呂柏伸：對，怎麼會爸爸和姊姊亂倫、弟弟殺了爸爸。另外，對於雪君提到語言的事情，我反而覺得他的語言讓我感到與真實感脫離。我並不覺得這些角色所說的話，是屬於這個角色的話語，這反而是為了要營造那些氛圍所寫成的樣子。

〈梨花頌〉

呂柏伸：我覺得它很有趣。在一開始的設定中，談論一個女生愛上舞臺飾演楊貴妃的一位演員，但當她知道他是男性時，還會不會愛這位男性？還是她

就是一位 Lesbian？我覺得這是有趣的，可惜地是，前面如此設定，但是這個焦灼很快就被排解了，或者就沒有處理，這是我覺得這個劇本可惜的地方。另外，中後半段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鋪陳「戲中戲」。它在處理一個劇場與現實之間，情慾流動的問題、性別認同的問題，我覺得在比例上有點失衡，它太著重在「戲中戲」的部分。

我之所以投它，是因為在比較之後，整部劇本看下來，每一景的掌握，或者是劇場語言的使用上——我說的「劇場語言」是說結構上、劇情編排上，或事件的鋪陳——相較於這一次的其他劇本，它是較好的，這是我投給它的原因。

何一梵：我的觀察跟柏伸很像，我知道它有一些要探討的議題。但我不曉得是不是傳統戲曲的訓練？這位劇作家，他將重點和編劇的精力，都放在「抒情」這件事情上面、放在強調情感，不論是被打壓的、或是知曉兩人彼此相愛的喜悅等等。他會把很多東西放在「抒情」之上，而在探討議題的思考上，他做的相對比較少。

第二件事情是，五月十七日剛通過婚姻平權專法，所以這些議題所探討的深度，相較於今天，恐怕都不夠深，我感覺這部劇本，很多人的感受都大概是十年前的。所以，拿到今天來演出、來對話，在議題上、在關心上，它恐怕沒有辦法滿足今天的觀眾。

趙雪君：這個劇本是以言情小說的筆法作常識性的性別探討。「言情小說風」瀰漫全劇，時不時出現你的懷抱、接吻、手疊在一起等等，很像高中生所寫。我知道他的企圖，但他的呈現遠不及他的企圖。

何一梵：我在讀的時候，你用的字眼我完全都有用到，譬如說「言情小說」，以及判斷這位作家很年輕。這位劇作家真的很喜歡，甚至很迷戀他在劇本中所寫的那些情感。

趙雪君：還有一件事，裡面使用了「編導自我說法」，劇中利用「豆子」的角色提到這部戲在討論什麼主題，這種手法我也不甚喜歡。另外，情節設計太假了，在民國初年，而且已經十幾歲，怎麼可能不知道是男旦還是女旦？怎麼會誤認？

〈擬仿〉

何一梵：這個劇本，我一拿到時很高興，因為它只有五頁。（眾笑）結果它卻是所有劇本中，我閱讀時間最長的。我圈選它，並不代表我要讓它進入最後的前三名，但是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跟他說一些話。我很喜歡他作為一位詩人，因為他的句子非常有詩意。而且讀了兩句之後，無法預期第三句會寫成什麼樣子。我們不斷地在意外、意外，而且是帶著驚喜的意外，帶著這些一直閱讀下去。所以這個劇本我讀得很慢，因為我捨不得很快

把它讀完，這是一位很有語言天分、詩意天分的學生。一些很基礎的詩學上的觀念與理論，令我們知道，當不同的詩的意象撞擊時，會產生一個觀點，這樣很好。但是一個觀點代表一個撞擊，這個劇本中大概有一千個撞擊，或是一千個觀點，以至於我讀完，我不知道這個劇本的觀點是哪一個。他的觀點太多，導致我被淹沒在這些當中。這部劇本對我而言，是有趣的文字，但不是一部能夠成立的劇本。除非，像國外的一些例子一樣。譬如《在棉花田裡的孤寂》。當這樣的文字，可以遇到一些很好的演員，以及遇到一位很好的導演時，它們會有機會變成一齣很精彩的作品。看這樣的作品，配上演員、文字，那會是一次非常豐富的觀戲經驗。可是我們今天評的是「劇本獎」，不是評「演出獎」。這個劇本，就它的自主性而言，是不成立的。它如果要成立，必須依附在演員和導演的幫助之上，這是很想跟他說的事情。

附帶一提，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劇本出現，可以讓我們反過來思考一件事情。例如我們戲劇所表演組的學生，期末要演出《在棉花田裡的孤寂》，那天我的學生在背臺詞，我看了劇本約莫一分鐘，就還給他。因為我知道，像這樣的臺詞。第一，它必須要用法文來念。第二，它必須要跟很好的演員和導演合作。可是臺灣是一個長期欠缺文化自信心的地方，我們把任何西方的東西當作經典，把《在棉花田裡的孤寂》當作易卜生、當作契訶夫，切割了，日後翻譯成中文、並當作一個獨立的文學文本，甚至是文學經典來對待。這其實反映了我們在劇場或是文化上的沒自信。但是像這樣的劇本出現，我覺得他應該去找一個好的導演和演員，與他一起工作，或許他會在劇場中成為很精彩的演出。這大概是我對這部劇本的一些看法。

趙雪君：我也感覺到它具有很強的詩性，像是一種現代詩劇，或是一種新詩劇的嘗試，可是「自說自話」的程度也過於強烈。譬如說外子與父親到底是什麼關係？「外子」難道是人名嗎？而且他的對白中也沒展現出這兩人的關係，這是一種「新詩」的連結性，兩人的對白以一種很隱微的方式進行連結，兩人自說自話的感覺。

呂柏伸：這劇本中所設定的角色：父親、外子、原住民裔、年紀等等，我找不到這些設定跟這兩個角色之間的關聯性。我也在思考，所謂「新文本」的寫作方式：把角色拿掉，像一篇詩、像一篇散文。但還是能從其中找到角色的行動，「行動」還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不太清楚這位劇作家對於劇本，或是戲劇的定義是什麼？以我自身對於戲劇的想法，此部劇本，較難有共鳴。

汪詩珮：這部劇本雖然缺少戲劇性，我在閱讀時卻能感覺到它的哲學性。例如 Robert Wilson 的舞臺演出，如果將之變成文本，也很不「文本性」。所以

這位學生有兩種可能：一是他完全不了解劇本的寫作，或是他想嘗試一種完全出格的劇本寫作方式。

〈有一天〉

趙雪君：這部劇本有企圖，可是很多設計卻是無用的。譬如：他的人物設計初始是「主人帶入自己的身分」，看似很有新意，可是這不可能成立，因為光是閱讀就無法成立了。正如劇中的「你」、或是主人，我們每個人都有各自處理男女關係、各自玩遊戲的方式，那麼如何帶入身分？在舞臺上更無法成立，因為在舞臺上，他分明就是一個「他者」，他不可能變成是我。劇本中用了好幾個遊戲，可能是我自身不懂撲克牌遊戲，因此我看了三遍也無法理解是什麼遊戲。我相信劇本應該是用「遊戲」來隱喻三個人的關係，但是這個設計、這個形式沒有成立，因為我看不出這個遊戲想要暗示、想要隱喻的東西，譬如被愛過或是跟曖昧之間是有什麼關係。但是它比其他神似兒童劇或政令宣導劇的劇本，多了形式上的變化。也許內涵不夠，但劇本想去玩形式，所以我給了它一票。

呂柏伸：我剛剛提到，這次的劇作家掌握戲劇形式一事，這個劇本就是其中之一。他有很多的舞臺指示，玩了很多遊戲，譬如沙漏、骰子等遊戲，這些東西我也難以理解。第二景中，讓三個人又回到過去，但「回到過去」等等，一樣沒辦法透過裡面的安排讓我們更理解他們到底是什麼關係？只能隱約知道他們情感上的一些糾葛，卻不知道為什麼誰要殺了誰。這些東西在閱讀過後，還是充滿疑問。另外，劇中安排了「僕人」這個角色，但這個角色的功用又是什麼？我也無法體會。

何一梵：劇作家在當「紙上導演」。

〈你等誰等你〉

呂柏伸：我會投這個劇本一票，是因為在比較過後，它在每個敘事事件的安排、時間的順序等等……至少讀者知道發生了什麼故事：有一個叫夢夢的男生，他處在一個到底要愛誰的狀態中。至少可以看到這些傳統戲劇的東西，這些是清楚的。但他結局的處理，也就是結局讓每一個角色出來講一段小獨白，這劇作家太便宜行事了，一段小獨白將劇作家想說的事情全數說完，這是不滿足的地方。另外也對於部分角色，譬如郭辰這個角色，或是夢夢所愛的馬恆，這些角色的存在感都太低，以至於對這些角色所造成的障礙也都不夠大。

趙雪君：有想法，但卻是幼稚的情慾探索。

呂柏伸：如果要去探討愛情的無法言說，或者是「我為什麼要愛你」、「我為什麼要等你」之類的東西，這些是可以挖更深的，但他只呈現了一個現象。

〈Reversal〉

趙雪君：這個劇本也是想要探究記憶，並且探討真實與夢境之間是否有界限存在，因此刻意將敘事打亂，以符合想討論的主題。但是我覺得如果將這個刻意混亂的敘事先行忽略，呈現上會發現情節很普通，且對於記憶、真實、夢境的理解也極粗淺。但至少具有形式上的企圖，所以我投給它一票。

呂柏伸：這個劇本和〈殘喘〉類似，都是討論家庭的混亂。面對家庭的暴力或混亂，譬如媽媽愛上自己的老師，而自己又暗戀這個老師等等。到底要怎麼梳理這個故事？以及到底要說什麼？在讀完這個劇本之後還是不知道它要說什麼。用「換掉記憶」過於便宜行事，就算是「換掉記憶」，那麼它又是打算說什麼？

趙雪君：現在很多跟記憶有關的電影都很精彩，根本不可能寫得過它們。

汪詩珮：他可能想要寫成像《黑鏡》，只是還有一段差距。那一梵呢？

何一梵：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讀這本劇本。

【三票作品討論】

〈一口螃蟹一口酪梨〉

何一梵：這個劇本讀到前面很驚喜，它有很簡單的布景跟人物，但是可以看到背後有很好的企圖和視野，想要影射海峽兩岸的政權關係等等，這個部分我讀的時候還很開心，但是接下來，到了後面的轉折時，對我而言，是很大的敗筆，這個敗筆還出現了兩次。第一次是他利用劇場性的手段，去解決劇情或是思辨性上的問題，也就是突然之間使用燈光、或是舞臺的效果，讓一個思辨性的過程得到解決，這稍嫌不負責任。所謂的「不負責任」是指，當我〔觀眾〕隨著劇情中的進展，也開始一步一步地被引導去思考，也試圖在這樣一個很隱喻式、很寓言式的架構中去探討事情時，結果最後是劇場性的手段，完全將前面的努力推翻，或是擱置到一邊。

第二個敗筆是在結尾的地方，他給予那個角色某種程度的寫實化，給他一個背景，好像是一個老人在等待他多年前的朋友等等。本來前面的「士兵 a」，我們不知道他是誰，只知道它是一個寓言，而且它有一個寓意。這個寓意是具有一種普遍性訴求的能力。到了最後卻變成 *somebody's story*，某個人的故事。但某個人的故事，就與我〔觀眾〕無關了。我在上課時常常跟學生舉一個例子：我們看龜兔賽跑，我們都聽過這個寓言，也可以得到一些寓意，這些寓意可以讓我們明白：「你有能力也不要太驕傲」，或者是「先天條件差，但勤能補拙」之類的。但如果我們一旦去問「烏龜幾歲」、「兔子哪裡人」，一旦我們給了烏龜和兔子一些現實性的細

節，這個寓意就不見了，它就變成「某個人的故事」。所以〈一口螃蟹一口酪梨〉的這位劇作家，前面開局開得很好，到了後面好像有點沒耐心，或是他並不知道寓言性的能力，還有寫實性的劇本，它們在訴求觀眾的層次上是有所區別的。然而，他並沒有分辨這個區別，以致於這個劇本有些虎頭蛇尾。

呂柏伸：剛剛一梵說的我完全同意，即使是像這兩個士兵這種很寓意的角色設定，我還是在閱讀的過程中，感覺到他們兩個之間的情感交流，而且這種東西是很真實的。另外一個部分，我覺得在用劇場的形式，譬如說投影，或是在舞臺方面，我覺得這位劇作家的掌控能力相對高很多，那兩個長道，然後中間一個 gap，或者是月亮的陰晴圓缺等使用，很能緊扣劇情發展。這是我覺得他相較於這次其他劇作家，這方面能力相對高的地方。但我對於這個結局，也有點難以認同。

趙雪君：我喜歡後面的結局，但我先從前面開始說起。劇本場景設定在邊緣地帶，這是非常聰明的作法，還有劇中物品的使用，譬如酪梨跟螃蟹，寄託對於承平時代想望的那個物品，也十分深刻。我最喜歡的是「月亮」，因為月亮一引入，我馬上想到《一九八四》，那種被無所不在的大眼睛隨時盯著壓迫感。為什麼我會覺得最後面的結局還不錯？其實他的情感是老套的，想用個人的情感、個人的交流去化解雙方敵對，屬於更大的一個「我」的那個東西的敵對。敵對的雙方，不管是哪一方，誰都有可能是活下來的那一個，至於活下來的那一個，他再回去思考過去的事情，那些敵對就都不見了。因為你活下來了，曾經在你生命中占有長久的敵對與拉扯，如今全部消失，變成你對於一位死去的朋友的想像，我們不知道到底是 a 還是 b 活下來，誰都有可能是活下來的那一個。劇本沒有特別去強調誰是活下來的那一個。另外，對白也很不錯，但可能是我自己個人的感覺，我覺得只要一進入家國探討就感到生硬，控制不好那個「家國」的語調，反而是在「生活性」：在一個戰爭前緣地帶的緊張氛圍中，談生活性的那個部分，劇本掌握得很好；但是一旦談論家與國時，我就被抽離出來。

汪詩珮：其實我也喜歡這個劇本。最近看到很多戲，它們都會將時間設定在一九四九前後。我一開始看第一頁的時候心裡想：「是不是又來了？」結果發現不是，它的時間點是「現在」，這個很厲害。它的結尾之所以有一點缺陷，可能是因為他還沒有辦法掌握時代性，以及「如何結局」，因為結局最難寫。結局之難寫，是因為它需要某種超脫性，或是有寓意的收尾。他能夠寫兩個國家敵對，卻又充滿感情，這部分寫得很好，是因為這可能是現實。但我們正處於這樣的狀況中，所以那個「結尾」還沒有到來。他結尾之所以寫得不夠好，可能正是因為他還沒辦法想像將來會是什麼

場景，所以套了一個我們常看到的範式。但相較於其他以海峽兩岸作為題材的作品，他寫得非常好。

〈天花板上有什麼？〉

呂柏伸：我覺得這個作品讀起來很舒服，它在生活瑣碎的描寫很真實，人物之間的對話自然有機，可信度也非常高。但我可能沒有讀懂，我唯一比較不滿足的是那兩段插曲的使用：一個是他去找心理醫生，心理醫生是一個充氣娃娃。還有一個是行恕為了跟他女朋友分手，在酒吧寫了一封信。這兩段插曲的處理，在戲劇結構上看起來突兀。另外，它一再描寫天花板上面的聲響，這個部分我也讀不出來到底要表現什麼。以至於在結尾部分，行恕奮力丟書到天花板，甚至捶打，最後天花板崩落，他抱了一隻黑貓……。我不太能理解為什麼最後要有這個魔幻的東西？而這又象徵了什麼？因為前面只是行恕和語涵在談論，希望不要告訴她男朋友他們上床一事。這個事件沒有大到需要這麼大的一個結局，但他寫成這樣，對我而言，貌似不知道該如何收尾。

何一梵：關於這個劇本的缺點，我完全同意柏伸剛剛所說的，但我想談一下這個劇本的優點在哪裡。這個劇本跟剛剛那篇相比，它沒有那麼宏觀的視野，但它透過兩對情侶，很細膩地觀察到所謂情侶相處之間，至少兩種的關係：一個是男方對女方表面上很冷淡，但他絕對重視；另外一個是男方對他的女友非常百依百順，但是他卻劈腿。這種很細膩的觀察，糾纏在這兩對情侶、四個人身上，但他省略掉了一個人——這也是我覺得這位劇作家很聰明的地方，用人物用得「很驚奇」——我們每個人也活在伴侶關係中，因此這樣的關係會逼迫我們去回想我們在伴侶關係裡面，自己的一些處境，可能我們在對伴侶好的時候，是否也處在一種壓抑？或者是所謂的冷漠，並不表示那真的是不好的等等。所以這方面是我非常喜歡這個劇本的地方，它在處理「關係」這件事情上很細膩。但是從劇名，到很多插曲的安排，對我來說都非常地抽象，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處理。

趙雪君：我非常喜歡這個劇本，給它高於其他劇本很多分。第一個是語言成熟、流暢且逼真，也正如剛剛一梵所說，探究關係相當深刻。而我特別感到厲害的地方是，劇本中把「負罪感」當成維持關係的關鍵。有時候我們都要做點壞事，我們都知道自己在乎對方，但要忍受下去就必須做一些背叛的事情，才能讓我回去忍受。另外，很多層次很豐富。我還滿喜歡天花板上有什麼的那個設計，因為它就是一個隱隱的壓力，可能是我家前陣子跑進老鼠，但我一直抓不到牠，有好幾個月的時間就一直覺得“Something's there!”。就是那種隱隱的感覺，它帶有一種很隱微的壓

迫感。

我覺得最後的爆發是因為情緒。他每一次小小的背叛，對他產生的負罪感。他應該也是有道德的，至少隱約知道這樣是不對的，就很像「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一直在困擾著，但是也沒有那麼強烈，因為這個人道德也沒有強到「我絕對不能這樣」。他是願意做那些背叛對方的事情，來讓這段關係可以維持下去。這兩者有一種呼應的感覺，雖然最後很平和，表面上文字很平和，他跟語涵說得很平和，可是卻爆在那個瞬間，不爆在主線，而爆在與主線平行前進、隱隱的東西。兩個插曲我也很喜歡，因為它用的「偽告解」場景，把這種場景做得非常可笑，譬如用充氣娃娃扮演心理醫生，偽告解有點像是玩遊戲。如果真的安排一場告解，真的跟朋友講述困擾，又會讓人覺得太真了，劇本故意把這個設計得很輕，但關鍵事件都在那種偽告解中被透露出來，很巧妙。

汪詩珮：我覺得作者對於情感很老練，很厲害。

〈在月臺上〉

趙雪君：這是一個寓言性很強的作品，但到底寓言到什麼？我也不確定我是否有讀懂。我覺得是一個時空隙縫中的相遇，我可以感覺到它呈現出兩代人的差異，男人說的是大歷史，男人進入月臺也是大歷史導致的；而這個女人，從她的語言，以及她描述自己為什麼使用這麼奇怪的注音文，她是屬於小歷史，都是個人史，她進入月臺的動機是不明的。它只有隱約提示這個女子是有所堅持，所以他們的對白到底說什麼，我也抓不太到，可是我可以感覺到：它在暗示女子所在的年代是一個不斷前進的年代，在這種貌似失去歷史的年代，在進入這個時空隙縫而堅持留在這個月臺，好像是一種動機不明的荒唐。它沒有在對這個堅持致敬，一方面是嘲弄這個堅持，可是這種嘲弄的背後，這個作者應該是懂得歷史的價值。但細部上我也沒有很好地掌握，只是有這種感覺而已。

呂柏伸：我反而覺得，這個女人跟這個被困住在月臺的這個男人的相遇，以及這個男人說的這段大歷史……但這些到底對這個女人產生什麼影響？這個部分我沒有讀懂，以至於車子來了，男人上車，女人選擇留下，到結尾又出現一個新的男人進來。這個地方讓我困惑這個劇本到底想要談什麼？

何一梵：我覺得這個劇本跟上一個〈天花板上有什麼？〉比較起來，沒有太多人為、人工塑造出來的懺悔場景，或是很多故意貌似是象徵，但是讀起來讓人很困惑的地方。第二個，就像你說的，我很喜歡這個寓言性的劇本，因為它所有的細節都已經消失了。我覺得它是完整且清楚的，這個男人，在你的話裡是「大歷史」，但他比較像一個「進步的歷史觀」，它發生在

上一代，而在這個進步的史觀中，我們可以發現它的敘述是非常殘忍的。它甚至把那些為了都遷的人綁在鐵軌上，把他們燒死。

汪詩珮：資本主義式的。

何一梵：對，當然因為它不是寫實性的，所以一個人去做這樣的事情，反而可以成立了。因為如果今天是寫實性的角色，我們可能就會去怪罪，那又是 **Somebody's**、什麼人的事情。而女生也有她心理上的轉折，而且它設計得很好，從語言上，她故意不好好地講話，到她解釋為什麼刻意地不好好說話。她是一個非常敏感、非常害怕被別人討厭，以至於故意去學別人說話，結果改不過來。但是她又有一個非常嚴肅的關心，因為實質上她是可以好好說話的。還有她是寫小說的，而且後面有提到，她寫小說的題材是想要追問那些「被遺忘的歷史」，她要找回來。所以兩個角色，對我而言，至少能想到兩層的比喻：第一個比喻是「上一代和下一代」。的確，在臺灣的脈絡中，上一代的價值觀是拚經濟、要進步，可是下一代的人，包括今天很多年輕人，他們可能會被叫作「軟柿子」或是「草莓族」，但事實上他們對於歷史、對於被遺忘的歷史是有更高的敏感度。除了上一代和下一代，還有「不同的價值觀」。甚至可以說，那個男人代表的是一種科學的進步，以資本主義發展為首的價值或意識形態，完全和這個女人有所對立。所以現在，那個男人走了，女人留下來，還有一個男人留下來等等。當然這是我個人的解讀：整個歷史從來沒有停滯的一天。

另外，對我來說，最好玩的是：這個月臺，在這齣戲的演出過程中，是將這些人困住的，這兩個人都被困在這個月臺上，一直到最後火車將男人接走之前，我們不知道他們在這邊等了多久，以及我們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可以離開。

汪詩珮：像《等待果陀》？

何一梵：類似那樣的味道，但我盡量不這樣類比，因為它們是完全不一樣的作品，不一樣的寫作出發點和動機。從頭到尾，非常地 **producible**，可以被製作，而且不複雜。幾乎沒有利用劇場性的手段，當然最後有一點點，但幾乎沒有利用劇場性的手段去解決戲劇的問題。它給了我「視野」，用中文講較不清楚，用英文表達就是「視野」要加上 **s**，它是複數的。對我來講，它是所有的劇本當中，視野也好、呈現視野的方式上最完整而且最乾淨有效的。我所謂的「乾淨有效」是指它不會刻意用什麼劇場性的手段、設計一個場景、象徵的、比喻的，來解決劇本本身所提出的問題，它並沒有做這樣的事情，一氣呵成。這是我對這個劇本的一些看法。

呂柏伸：但我還是覺得，這個劇本如果少了些衝突，就會淪為這個男人只是不斷地陳述他的豐功偉業，或他做這些事情背後的信仰與價值。而且這個女

人的角色，我覺得也沒有作為他的反對者來挑釁、質疑，好像太全然接受這件事。以至於這部戲最後，兩個角色相遇為彼此帶來什麼？而這個女生最後留下來不上車。這些事情如果不解決的話，這場相遇的意義和目的，是我沒有看到的。

何一梵：我可以回應一下，我反而有點高興他們兩人沒有正面的衝突。他們沒有正面的，因為意識形態本身而衝突，但他們有很多，像「打嘴鼓」一樣，在語言上彼此調侃。我很高興的是，他們的衝突只是發生在這些細瑣的層次，而且兩個人衝突完之後都很有禮貌。事實上在我們的社會裡面，這些衝突非常嚴重，甚至很血淋淋。但這位劇作家沒有利用這件事情，那個衝突本身是如果我們 catch 到這個作品中，男人和女人本身代表的是不同的意識形態，那我們在自己的心中，以及我們對現實的觀察，它幾乎就已經完成了。所以我很高興這個衝突，在劇作中不是沒有，是被極小化，甚至是被瑣碎化，這是我喜歡這個劇本的原因。

還有你剛剛提到的另一點：這個女生為什麼要留下來？但是也有另外一個男生再進來。還有一個工人，那個工人沒上車等等。所以我看他最後的安排，有一點點我會覺得這是寫作手法上的 cliché，一些陳腔濫調，但是也的確讓我知道，這個月臺在我看這齣戲的時候，它是一個把人困住的地方，但事實上他不會永遠被困住。我們臺灣的社會，對我來說，很多人可能認為藍綠的對決、鬥爭，導致臺灣不再進步、被困住，但事實上也不會。因為沒有什麼生命的情境，或是存在的處境，是真的會陷在一個永遠停滯不前的狀態。這可能是我個人的解讀，但我這樣的解讀在這樣一個高度去掉現實細節的劇本中，可以成立，當然這不表示別的解讀不成立，都可以成立。這是這個劇本讀起來非常豐富，而且又有視野的地方。

汪詩珮：我喜歡裡面垃圾桶會不斷再生的這件事情，怎麼清都清不掉。

何一梵：還有一個我很喜歡的地方，我覺得這真的是一位很有經驗的劇作家。就是當兩人的對話，本來在談論嚴肅的話題時，一個人會把另一個人打斷，他們開始去談一些非常瑣碎而且無聊的話，所以在讀劇本的過程中，談嚴肅的事情我們會緊張，談瑣碎的事情我們會輕鬆。在鬆、緊之間的節奏，這個劇作家清楚這件事，能夠這樣寫劇本我覺得確實不容易，他不會一直卡在，要一直進行這種嚴肅事件的討論，他知道有時候要鬆。這也是我覺得很難得的一件事。

【劇本組最終評審結果】

汪詩珮：好，三部劇本都已經討論完畢，可以進行第二輪投票。大家要不要把心目中的名次排出來？最高的給五分，五、四、三、二、一，不一定要填

滿。

（第二輪投票分數統計：〈在月臺上〉13分，〈天花板上有什麼？〉12分，〈一口螃蟹一口酪梨〉11分、〈梨花頌〉3分、〈有一天〉1分、〈擬仿〉1分）

首獎：〈在月臺上〉

貳獎：〈天花板上有什麼？〉

叁獎：〈一口螃蟹一口酪梨〉

佳作：〈梨花頌〉、〈有一天〉、〈擬仿〉

【☆主題徵文組】

時間：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週二）14:00-15:00

地點：中文系紀念室

主席：潘少瑜

評審：張惠菁、廖志峰、徐國能

記錄：王品程

整理校對：許佩君

【決選作品】

編號	作品名稱
6	萌弟
13	土葬
15	吃點糖的日子
19	無聲也好眠
24	健康檢查
25	殘墟
28	萌
38	夏末驚蟄
41	蘿莉塔

42	不小心，睡著了
48	青春，逗
53	點的史詩
56	枝葉浹
59	萌
61	彼岸花

【整體評價】

潘少瑜：今天臺大文學獎「主題徵文組」的決審會議，非常高興能邀請到徐國能老師，還有張惠菁老師，以及廖志峰老師來擔任我們的評審。先請三位評審分別發表一下你們的評審心得。

徐國能：你們的主題叫作「萌」，同學對「萌」的思考有很多，有的是萌發、成長，有的是網路語言的可愛、天真，都有一些不同的表現。主題徵文沒有那麼好評審，取決於它的標準到底在哪裡？因為有的是寫散文，有的是寫小說，有的是寫自己生命的小故事，我一直在想怎樣從這麼多作品中，看出來所謂的「萌」這樣的一個主題，它能夠去表現出來的好壞？我自己是覺得，只要能夠跟「萌」這個東西牽扯上一點關聯性，能對這樣的主題有他自己的見解、詮釋，他的文字還能夠吸引讀者，大概就是我心目中比較好的作品。裡面有幾篇比較像小說的，或者是比較像散文的，我就不去追究它的文類特質，就讓他們對主題的一種思考來作為我評審比較重要的依據。看了很多不同學校的文學獎，臺大同學的文字能力跟思考能力都很不錯，如果硬要說有不足的地方，因為這個主題徵文好像字數很少，兩千字嘛，對不對？有些作者的企圖心非常地大，把那麼多的東西、那麼複雜的概念，硬要塞到這麼小的篇幅裡面去，就會覺得好像有些東西還沒講完，或者說他好像詮釋得沒那麼完整。這當然是寫作經驗的問題，大致來講，看得出來大家對於寫作都有一定的想法跟能力。

張惠菁：我是第一次來評臺大文學獎，然後是滿驚喜的。確實如國能老師說的，有滿多滿不錯的作品，其中有非常多帶給我哲學思考的、非常深思的，我覺得在其他地方可能是比較少見，這樣也很好。另外，還有一種類型是跟時事比較有關係，比如說，那個「還願」的遊戲也寫到裡面等等，我覺得也是很棒。老實說我先前沒有注意到，可能讀得不夠仔細，沒有看到主題是「萌」，我就很驚訝為什麼有好幾篇的標題都是「萌」？原來是有這個在裡面。這樣的話，看起來確實大家從各種角度不同地去解「萌」那個題，有的是寫青春，有的是寫生命力，有的用那種壓抑的力量來寫

生命力，我覺得也很棒。

廖志峰：其實我跟徐老師、惠菁的感想都差不多。我看到信的時候就先讀一遍，正想寫信問承辦人說：為什麼大家的題目都很「萌」啊，原來這就是主題。扣著主題在寫，有時候並不是那麼容易表達，可是也可以看到同學的巧思，閱讀過程滿有趣的。當然有些因為篇幅的限制，沒有辦法發揮得很好，不過就文本本身來看，還是有一些很不錯的作品。有些文字的程度真的是很不錯，敘述滿好的，而且帶有哲理跟哲思，也滿精彩的。因為很久沒有評校園的徵文，我自己的收穫也還滿多的。

潘少瑜：好，我們是不是就來討論一下我們第一輪的投票大概是要怎麼樣進行？

徐國能：我們一人投幾篇？一人投五篇？不夠再加，如果多了再刪掉。

廖志峰：我也是覺得一個人五篇。我自己也是估五篇，差不多。

張惠菁：好。

（第一輪投票結果：〈萌弟〉2票，〈土葬〉1票，〈殘墟〉1票，〈萌〉（編號28）1票，〈夏末驚蟄〉1票，〈不小心，睡著了〉1票，〈青春，逗〉3票，〈點的史詩〉1票，〈枝葉淡〉1票，〈萌〉（編號59）1票，〈彼岸花〉2票）

【得票作品依序討論】

〈萌弟〉

徐國能：「萌弟」應該是講一個男同志吧？因為他要扣這個題，所以叫作「萌弟」。

〈萌弟〉大概是講他因為自己的性別認同，然後找愛的一個過程，從萌到不萌的一個過程。其實主題徵文大概都是對「萌」有屬於一種自我的詮釋的觀點，這篇作品把「萌」定位在一個比較無知的、比較天真的、比較受制於人的那樣的一個角色。所以說它裡面有一點成長性，透過這樣的一個過程，他說「萌弟不再萌了」，這樣子一個蛻變，其實對他來說是很痛苦的，失落了可能是比他自己更可貴的一些東西。所以我覺得這篇雖然就是寫一個故事，沒有作什麼深入的反省，但他對「萌」這種東西提出了一種辯證。

張惠菁：他這個成長是……應該說成長嗎？他寫那個蛻變是很明確的，他從沒有意識到地去被人家接觸，或是被人家追求，到他開始意識到那個眼光，然後去把自己改變。可是問題是說，改變之後，就是把自己改造成一個大家都羨慕或是都慾望的男性身體之後，他反而不容易再喜歡或是愛上別人了。原來那個他不見了。但是他這時候又看到另外一個萌弟了，跟他一樣，就是下一個萌弟這樣。這一個點我覺得還滿好的。

廖志峰：我也覺得很有趣。當然這個「萌」就是萌弟，我們現在用「萌」，它其實帶有個啟蒙、萌發的意思。他從身體的、心理的感覺，到身體的一個覺

醒也好，喚醒也好，又回到心理的層面。最後那段有點像《孽子》的經典結尾，就是大哥哥帶小弟弟，又重新開始的那種感覺。我覺得其實還滿有趣的，你會想要看下去，看他怎麼樣完成這個轉變的過程。這是我選它的原因。

〈土葬〉

徐國能：〈土葬〉只有我選，就簡單講一下。這篇我一直覺得寫得滿好的，我看了好幾次了，一開始還沒看懂它在講什麼。這個作品是透過土葬—「萌」其實是從土裡面長出來，那「葬」就是把它埋下去，所以是藉由一個小鎮的一那應該是他的故鄉的一個殞落，他對於那種舊時代、舊氣味的一種不捨，然後裡面有一些他自己想要去追尋跟堅守的一些東西。它的好處在於，他等於是用反向的方式來寫「萌」。裡面有些地方寫得滿動人的，一切的興、一切的滅，像是輪迴一樣的東西，一個小鎮殞落，其實另外一個靈魂、另外一個存在又從地底升起了。我覺得他的企圖是比較大的。但是他也有一些寫得比較不好的地方，裡面動用、調動了太多的文化資訊，反而是這個作品的負擔。比如寫到夸父追日，我覺得沒必要那樣寫，也可以呈現他所要去抓住的所謂生死交替的主題。

張惠菁：我第一次開始讀的時候，覺得前面一開始很不錯，但是越讀呢，越覺得敘述的聲音很不清，就是他到底是誰？到中間我一度懷疑他其實是埋在這個鎮裡的屍體，但這個鎮要被開挖了。但到後來我並沒有辦法確定他就是屍體，他一直看著這個鎮被掩埋了，那他到底是誰？他的聲音非常不清楚，在中間他就用了……如同徐國能老師說的，這些看起來很古老的低吟、幻覺等等，以至於就更加地不清楚。我就因為這個「不清楚」，無法投這一票。

廖志峰：這一篇我看好幾遍，看不懂它到底要講什麼。片段來看文字都很漂亮，意思也都很好，講小鎮那段我也很喜歡，寫土葬那個我也很喜歡，但這個到底跟自己、跟「萌」有什麼關係？我就覺得這個主題不夠清楚，當然文字是很好啦。我覺得很可惜，它其實可以片段地來寫全部的故事，應該就會更好。

潘少瑜：可能野心太大了。那再來是〈殘墟〉。

〈殘墟〉

徐國能：〈殘墟〉這篇，選五篇的話，其實是在我很邊邊的一篇，這一篇其實我沒有那麼肯定一定要讓它得獎。這一篇用了《末日松茸》那本書跟他自己人生寫作的追尋去交替書寫。我覺得他的構思滿好的，就是重新返回自己當初為什麼會對文學萌發一種信念，或是萌發一種追求意志的那種想

像，在這方面處理得不錯。可是裡面有一個比較沒有特別必要的地方，就是其實光講他自己對文學生命的追求，我覺得就滿精彩的，他是不是一定要藉由《末日松茸》這個作品才能夠去寫這個主題，這是在寫作過程中，他必須思考的一點。他這樣做的話，很容易那個主題就被一直轉移到他所引用的文本上面。這是我覺得他比較大的問題。

張惠菁：我覺得《末日松茸》這個東西非常的「外部」，沒有吸收到它裡面，所以他自己的部分跟《末日松茸》這本書有點「隔」。有點像剛才我讀〈土葬〉的時候，我會覺得他想要去創造那個追日或是什麼的，那個東西跟他很「隔」。

徐國能：對，沒有融合在一起。

廖志峰：這篇其實我給的分數也不低，寫自己讀書的心得也好，散步也好，這種寫法其實是滿好的。但我第一次看的時候其實有點自卑，我想說這本書我沒有讀過，所以不曉得怎麼評。（眾笑）我覺得那一部分可以不用，就直接到森林散步，然後回到自己、回到文學作連結就滿不錯的。事實上作者的文字是不錯的。

〈萌〉（編號 28）

徐國能：這篇養狗的那個。

張惠菁：這個在我的第六名，我還滿喜歡這一篇的。

廖志峰：我選它的理由就是在有趣。

徐國能：是個很可愛的、具有童趣感的那一種小故事。

張惠菁：我覺得它其實也還滿諷刺的。他在講那個動物的賣萌，是不是其實也是講人的賣萌？

徐國能：就是每個人要去爭寵，然後想要被買走這樣子。

張惠菁：然後當然裡面就會譴責別人說，「你幹嘛這樣爭寵？」但是對那個爭寵的人來講，難道他沒有權力爭寵嗎？我覺得還滿諷刺的。

徐國能：這篇對我來講……當初為什麼沒有選它？我有點猶豫，就是它寫用「萌」來吸引別人目光，來獲得自己的利益，好像沒有詮釋得太成功，就是還沒寫完的感覺。

張惠菁：我覺得還不錯的是，爭寵背後其實是有遊戲規則，他有點在寫背後那個遊戲規則。然後，「欸？你爭寵，結果沒想到你已經被降價了嗎？」他要講的是這個遊戲規則。再來就是說，最後可能是默不作聲的那一隻就被帶走了。其實所有的小狗都是被某種遊戲規則決定的，但是牠們還吵來吵去。我還滿喜歡他的這個設想。

廖志峰：對，但最後是我「被」選了。因為這就是狗的《甄嬛傳》，那個角度很有趣啊，又擬人化，我覺得滿可愛的。當然它不夠深刻，轉折後來那個結

尾是有點倉卒，但整體覺得還不錯。

〈夏末驚蟄〉

徐國能：我發現最近這幾年看校園的文學獎，這一類主題的作品滿多的。它的分數大概跟我其他幾篇都差不多。這篇我覺得是和自我內心的對話，然後思考自己到底為什麼變得 down 下來。裡面的一些自我內在的勾勒，跟追尋的脈絡，在這一類的作品中，我覺得算是寫得滿好。不過它也有一些值得再思考的地方啦！如果是寫這一類的作品，它們其實對自我的對話都很多，但要去呈現自己的那種焦慮、徬徨，或者是內在的幽深，應該還是要有一些更實際的描寫，否則這一類的作品就是比較容易流於內心的大量的隱喻。如果能夠再把那個地方寫得好一點，我會覺得這是一個文字跟作品的構思都算是滿有想像力跟表達力的作者。

張惠菁：我覺得他文字的表達力確實還不錯，其他沒有了。（眾笑）所以我也可以支持它。

廖志峰：但我覺得那個結尾很必然，也比較老套，我反而沒有什麼感動。

〈不小心，睡著了〉

徐國能：這是不是我選的？其實這篇滿好玩的，就兩男兩女他們高中畢業……有時候校園文學這種作品，我會比較期待看到他們從真正的生活裡面出發、去流露的那種作品。他本來喜歡另一個女生，就是女一，後來發現女二才是真正的女一啊。他發現那個女生看起來雖然外表沒有那麼亮眼，可是她對人的那種溫暖，還有那種細節的注意，覺得那個女生是一個非常動人的作品。他詮釋「萌」詮釋得滿有意思的，兩個部分：第一個是那個女生之所以可愛，是因為他很萌，那個女生自己也很萌；第二個「萌」有另外一層意思是，他對於那個女生，有萌發了一種不一樣的、從一般的朋友變成……大概有點想要去追求她的過程。所以我覺得這個……他就是從學生生活現實的那個……現在的年輕人就是這樣嘛，我覺得這就是滿可愛的地方。

張惠菁：這篇寫得很平順。我不反對它進這十篇，是還滿可愛。

徐國能：它最大的問題是有點囉嗦，無關緊要的也寫了不少。

廖志峰：這篇滿可愛的，大概就是像青春情詩。但最後那一句話實在有點多餘，為什麼要已經結束的段落，補上「然後他們都說我很笨，從國中開始就很笨」……。

徐國能：都沒有注意到他身邊可愛的女生。

廖志峰：我覺得寫得很誠實。就是一個青春情詩。

〈青春，逗〉

廖志峰：他從身體跟心理的、接受的轉折跟共存的感覺。這一個情感，描寫其實還滿細膩的，跟「萌」的感覺還是有接近。我覺得還是可以入選，當然我也沒有特別堅持說這篇一定要，只是那個情感跟心理、生理的那種覺醒跟接受的抗拒的過程，我覺得他是有寫得清楚。

張惠菁：那個「他」是指他自己身體裡面的衝動，對不對？

廖志峰：其實我也在猜那個到底是？

徐國能：就是那個「青春，逗」的那個「逗」，他有雙關嘛。從他長青春痘開始，身體裡面就有一種隱然存在的慾望，然後他又要與那個慾望和平共處。

張惠菁：我覺得這篇應該進來的啊。我覺得它還是不錯的。

〈點的史詩〉

張惠菁：我還滿喜歡的，是比較有一點點哲思的，但是他寫得非常抽象。那個抽象就是好像那個詩人正要去動那個念頭的那個事，他把它當成一個點，就是你開始一個筆畫點下去的那個狀態，然後就不停環繞這個瞬間、初生的那個起始點去講，所以這個就是他的「萌」吧。他要講的「萌」是這個意思，念頭的動，或是一個隱喻的出現，我覺得還是滿有意思的。文字操縱力是滿好的。

廖志峰：這篇我是不反對，我也滿喜歡，但他的轉折有一點不曉得怎麼樣發生，就是有點跳躍，那當然因為詩人的情感本來就比較跳躍。但我覺得有一種哲學性的思考，在所有的徵文裡頭……其實滿好的。反正我們也不一定要固定哪一種形式才能夠得獎或者是入選，這一篇如果能夠進來，我覺得其實也很 OK。

徐國能：一開始看題目叫作〈點的史詩〉，我就對它很有期待，應該是要很動人的。可是我看了以後，覺得他那個概念先行得太厲害了。他有好多好多的哲思，很多東西都是從一個點開始去出發、去延伸、去不斷地自我膨脹等等。那它裡面……我是覺得跟整個現實很「超脫」，然後一直在喃喃自語。不過以一個大學生來講，能夠談出這麼多想法，我覺得這也可以。

〈枝葉炭〉

徐國能：這篇我也看了很久，不太確定他到底要……？「枝葉炭」是一個什麼意思啊？「炭」是臺語的生長、繁衍的意思。臺語的繁衍用 *thuànn*。

張惠菁：開枝散葉的意思。其實整體讀起來，他的文字還是很不錯的。說起來就是「只求枝葉代代炭」，好像聽起來很老套，可是呢，他寫得算是很不錯。我怎麼講這麼老套的話？（眾笑）比如說，它裡面去掃墓，說已經「無地補土」了，想要說因為山大量流失土，所以你想要把墓再放些土上去，

沒有地方補，別人的土你也不能動。所以就是「無地補土」，沒有地方去補土，就像這樣子的地方。說起來是在講掃墓的事情，然後裡面的人，彼此之間也沒有太多話的溝通，好像就是在做一個責任式的事情。可是，就是在這樣彼此沒有什麼太多對話的情況之下，一代一代就繼續生出野草，一代一代再長出來。我覺得還是很不錯。

徐國能：我覺得是要寫他阿公吧。寫他們……「鹿城」？他學李昂。

廖志峰：對。寫他祖父、祖母的故事，那一輩的生活。

徐國能：他把那樣的時代用很鳥瞰式地很快地跑了一遍，可是像這樣的作品，我會更期待他多說一些具體他阿公、阿嬤有沒有什麼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有沒有屬於他們那一代特殊的故事。好像我們在裡面也看不到，就是很快地「我去巡水田」，然後怎麼樣，然後後來「生你很苦」，然後工作很累，然後後來慢慢地老了，然後事情都交給兒孫了，最後就去世。他寫的那個氛圍還不錯，可是好像沒有看到比較具體的事情，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廖志峰：我先回應惠菁講的，那個結語其實可以不用，我覺得結語把整個鋪陳都「low」掉。我跟徐老師這一部分的概念也是一樣，很快，交代一個看起來好像很平常的故事，但是我覺得他用的語言很棒。我自己很認真讀他的臺語書寫，很多我都忘記怎麼用了，他又把我抓回來。但是如果不懂臺語，讀這樣的文章其實是滿吃力的，但我覺得這還是一種鼓勵。學生能夠寫到這個程度我覺得很不簡單，語言用得還滿精準的。我就因為這個選了它。

徐國能：這一類的寫作，他可以寫一點小事，關於他阿公的事，然後去凸顯「番薯毋怕落土爛」這樣的一個概念。他是把一生全部集中在一千多字裡面。

張惠菁：其實他有讓我想到金字澄《繁花》裡面用上海話的方法。他當然全部都是用中文字寫出來，但是他裡面把臺語轉用。比如說：「雲腳染黑」、「常常弄得規身軀刺疫」，那個當然是臺語變過來的，kui sin-khu 什麼，但是變成白話的中文字，我覺得它還滿美的。

廖志峰：其實滿美的啊！他寫「挽草」，bán-tsháu，我就覺得，欸！對！bán-tsháu，我一直不曉得 bán-tsháu 是哪個字，我看的時候就是有那個驚喜。

張惠菁：所以臺語轉化成白話文、中文字的隱喻的時候，那個動詞跟那個名詞的關係其實是有它的優美。

〈萌〉(編號 59)

徐國能：寫一個姐妹情的。

張惠菁：這個是說她們兩姐妹隔著一道門，可能因為成長的階段不一樣，姐姐被爸爸責備，功課的關係，然後妹妹可能在門外，兩個人就都沒有睡在共

同的房間中，小時候變到大。他文字的操縱是還不錯的。那個妹妹跟著姐姐，姐姐說：「不要跟著我」，算是裡面文字的操縱……我覺得是很不錯。他其實就是《冰雪奇緣》，有點味道。

徐國能：它最後也是啊，「冬天結束了，房子裡降了雪。」等於把《冰雪奇緣》跟自己的成長，交錯著這樣寫。覺得他在思考點上有點太受到動畫的影響。

張惠菁：如果你從前面讀的話，你看它第一段裡面，這兩個姐妹其實還是同一個空間裡面的兩個人。我自己也聯想到《冰雪奇緣》，可是《冰雪奇緣》其實是很……，就是一一直在講兩個人的關係嘛。但是你從它前面讀下來，其實這兩個姐妹是在同一個，「蜷曲各自洞窟」，他是一個家的空間裡面的兩個獨立的個體。但這兩個獨立的個體其實還是會不斷地互相發生影響，開門或是關門這樣子，她當然是非常受到對方的存在或是對方的生命狀態的影響，最後還是關了門等等。我還是滿建議把它納進來的。

廖志峰：我其實也看了很久。這篇文章很不錯，氣氛很棒，但是我有些部分看不太懂。比如說他講到鱗片、講到手、講到血，心裡那個狀態，講到聲音有毒，講到心理的，我想它是不是還有影射自己跟姐姐終於分開，是在不同的世界。不是實體的世界，而是心理的距離是不是有不一樣？但是它也沒有很清楚。我其實沒有看得很清楚，在選這篇的時候比較保留。

徐國能：她到底是為什麼跟姐姐後來有那麼大的隔閡？是她姐姐變得不理她嗎？還是？

廖志峰：我在想是不是她姐姐有什麼精神的狀態，或者自己有什麼精神的狀態，然後有一個隔離的狀態。交代不是很清楚，所以我這篇保留。但文字是很不錯。

張惠菁：可能是從成績不好，兩個人開始分裂，然後看到開始長著鱗片的姐姐的影像。但她被欺負的時候，她姐姐還是來保護她。可是呢，接下來比如說：「失去說故事的能力，擁有碎片般的語言」，就她們兩個人之間好像有一個人在變成獸，那樣子的一個隱喻，那到底是誰？

徐國能：就她姐姐，前面說：「姐姐變成一隻黑色鱗片的獸」。

張惠菁：應該是姐姐，可是後來她也失去說故事的能力啊，所以某種程度她是不是其實也是一個獸？兩個人都是對對方「異化」。

廖志峰：對。反正這篇不是看得很懂。（笑）

〈彼岸花〉

廖志峰：這篇一開始我沒有很喜歡，後來慢慢看，覺得它用的意象—寫花的意象，跟生命連結，跟生命的開始，那個過程加一個轉折。這篇文章可能是在裡頭給最高的，比給〈枝葉淚〉還更高，因為〈枝葉淚〉的結尾比較老套，但這篇在敘述上是有轉折、有起伏的，達到心裡的狀態，我覺得

是很不錯的一篇。

徐國能：為什麼要叫「彼岸花」？我那時候其實是看不太懂。他是不是在寫生命的初生，然後就好像是跟死亡聯繫在一起。就是一邊有生，一邊有死。這邊有一個生命，然後在彼岸又有一朵花；等到這邊的生命死亡了，那邊多了一個生命；那邊的彼岸花凋零了，這裡反而就開了一個。他好像要寫這個東西。這也是我前面講的，要寫一個很大的、對生命的哲思，可是好像沒有詮釋得很清楚。至少對我來說，不能那麼清楚地掌握他想講的是什麼。

廖志峰：一開始，我以為這是要寫墮胎前的掙扎。我讀到精子、血的意象，以及嬰兒的聲音的時候——確實是有這樣的聯想。後來跳開這個念頭，就整體來看他到底在寫什麼。

張惠菁：我倒沒想到墮胎。彼岸就是佛教裡面經常講彼岸、此岸嘛，所以這個「你的此岸」——那活著這個現在不是整個世界的全部，因為還有另外一岸，就是彼岸。我覺得他有一點把自己拉得挺高地來看這一切，比如說生命這個東西，確實他站的位置跟所有的其他作品都不一樣，站在不一樣的高度跟不一樣的位置。然後他想要講的「生命」這個東西，說起來好像……你說是生命，但其實也是日日夜夜的勞碌，或是……我其實還很喜歡的，是他中間去講那個「站在馬路上放眼望去，盡是活著的人。」他真的把這些人看得像是「哇！這個世界充滿了人！可是那又如何？你們是會死去的人！」這樣子，「盡是活著的人」，然後每個人「都背負著同樣的實情，有人匍匐於地，有人夜不安枕。」他把生命的騷動或者不安作為一種普遍的現象，我覺得是很不錯的。他的確跟其他的沒有站在同一個平面在看事情。

徐國能：他講生命其實是很醜陋、罪惡、腐敗的一個東西，他是一朵開在彼岸的花。那朵花看起來雖然是美的，可是他卻是由這種醜陋、罪惡、痛苦所形塑出來的一朵花。

張惠菁：有趣的是，當他這樣講，接下來又在那裡面看到美，這是有意思的地方啦。

徐國能：「能夠同情共感。文學也是，音樂也是。」我就覺得他這個互相辯證之間的意念太多了。

廖志峰：在高速公路旁邊的黑洞的一朵花，給他起了很多人臉的聯想，也就是說，他的目光跟他的思緒也是跳來跳去，但是會扣在「生命」這個意義上來講。

張惠菁：他把人講得非常渺小，可是又很大，因為人還是可以懷抱希望的。它最後終於講說「極端的邊緣，又一次展開」。他把那個生命看得很卑賤，但是又把他看得很豪華。

【主題徵文組最終評審結果】

張惠菁：我們是刪掉一篇嗎？那我可不可以建議不要《末日松茸》那一篇。就是〈殘墟〉。

徐國能：可以啊，如果你覺得那一篇沒那麼好。

張惠菁：我覺得那篇稍微有點問題。你覺得呢？還是你有對哪一篇比較……？

廖志峰：沒有欸，其實我覺得都還……

張惠菁：還不錯？

徐國能：我放棄〈殘墟〉那一篇，我們就有十篇。因為相較起來，他的確是有點太依賴文本。

潘少瑜：所以我們得獎名單就是〈萌弟〉、〈土葬〉、〈萌〉(編號 28)、〈夏末驚蟄〉、〈不小心，睡著了〉、〈青春，逗〉、〈點的史詩〉、〈枝葉炭〉、〈萌〉(編號 59)、〈彼岸花〉，一共這十篇。